

卷五

國朝撫綏西藏記 上下

西藏後記

乾隆征廓爾喀記

卷六 外藩

國朝俄羅斯盟聘記 附 俄羅斯記

同 征撫朝鮮記

乾隆征緬甸記 上下

同 征撫安南記



門 伊
號 677
卷 4



聖武記卷五

國朝撫綏西藏記上

邵陽魏源撰

西藏古吐蕃元明為烏斯藏其人則謂之唐古特亦曰
 土伯特其地分三部曰康即打箭爐外察木多地為前
 藏嶠石多譯曰靈秀曰衛即布達拉及大招寺本吐蕃
 建牙之所今達賴居之為中藏布達拉華言曰藏即扎
 普陀宗乘也
 什倫布本拉藏所治今班禪居之為後藏扎什倫布華
 言吉祥山也
 以山又並極西之阿里則稱四部云北界河源河源上
 出回部
 重出于西寧皆與南界大金沙江雅魯藏布江橫亘于
 藏地北界相連

聖武記

卷五

江上游也下游由緬甸入南海視岷江上游之小金沙
江廣濶數倍或云卽黑水而三藏卽三危其以怒江爲
三藏南界西距雪嶺雪嶺爲岡底斯山在東西六千餘
里南北五千餘里距京師萬有四千餘里由川陝滇入
藏有三路皆先至前藏而後西至中藏又西至後藏又
最西至阿里云在五竺之東非古佛國也而距天竺
較近阿里南二千餘里入温都斯坦境卽中印度故經教至多持陀羅尼尤
驗多僧無城郭僧居士臺者皆持戒律不持戒者居士
臺外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番贊普好佛立寺
廟西藏始通於中國元世祖封西番高僧八思巴爲帝
師大寶法王以領其地後嗣世襲其號而西藏始爲釋

教宗主元史釋老傳八思巴者土番人生七歲誦經典數十萬言能通大義國人稱曰神童年十有五
凡四十一世卽位尊爲國師命製蒙古新字字僅千餘
後人爲紅教之宗其教先娶妻明洪武初太祖以西番生子有後則入室始登法座
地曠人悍欲綱其勢而分其力故凡元代法王國師後
人來朝貢者輒因其故俗許其世襲以化獷俗尊中國
永樂初成祖則兼崇其教聞西僧哈立麻有道術國人
稱曰尙師遣使迎至京師爲高帝后薦福於靈國寺有
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祥封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
佛其徒三人皆封國師其後又封大乘大慈二法王禮
之亞于大寶于是其徒爭來朝貢輻輳京師所封有闡

化闡教輔教護教贊善五王又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頂
 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法王等死其徒輒自
 相承襲歲一朝貢略與土司等嗜茶貪貢市冀保世職
 故終明世無西番患然皆紅教非黃教其黃教宗祖則
 創于宗喀巴一名羅卜藏札克巴以永樂十五年生于西寧衛得
 道于西藏之甘丹寺成化十四年示寂初明代諸法王
 皆賜紅綺禪衣本印度袈裟舊式也其後紅教專持密
 咒流弊至以吞刀吐火炫俗無異師巫盡失戒定慧宗
 旨宗喀巴初習紅教既深觀時數當改立教即會眾自
 黃其衣冠遣囑二大弟子世世以呼畢勒罕轉生演大

乘教呼畢勒罕者華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達賴刺麻
 一曰班禪刺麻刺麻者華言無上也今俗加口旁曰喇嘛其班禪又稱額爾德尼相傳達賴為觀音分體之光班禪為金剛化身在印度已轉生數十世其說不可得詳云皆死
 而不失其通自知所往生其弟子輒迎而立之常在輪
 回本性不昧故達賴班禪易世互相為師其教皆重見
 性度生斥聲聞小乘及幻術下乘當明中葉已遠出紅
 教上未嘗受封于中國中國亦莫之知也達賴一世曰
 敦根珠巴者即贊普之裔世為番王至是舍位出家亦
 名羅倫嘉穆錯嗣宗喀巴法傳衣鉢始以法王兼藏王
 事其二世曰根敦嘉穆錯者自置第巴等代理兵刑賦

聖訓 卷五 四
以崇德七年至 盛京奉書及方物約共行善事并
獻卦驗知必當一統明年遣使存問達賴班禪稱爲金
剛大士是爲我 朝通西藏之始順治初天下混一

達賴班禪及固始汗復各遣使獻金佛念珠表頌功德

詔賚甲冑弓矢皮幣并遣使迓達賴九年冬至京

師 世祖賓之于太和殿建西黃寺居之及行餞之

南苑德壽寺授金冊印封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

教普通鄂濟達賴刺麻 命和碩親王碩塞以八旗

兵送之初唐古特有四部東曰喀木曰青海西曰衛曰

藏固始汗者本厄魯特部于明季吞并東二部以青海

地廣令子孫游牧而喀木諭其賦其衛地則第巴奉達

賴居之藏地則藏巴汗居之第巴曰桑結者與藏巴汗

不相能謂拉藏虐部衆毀黃教乞師于固始汗翦滅之

以其地居班禪與達賴分主二藏盡逐紅帽花帽諸法

王事在崇德十年于是紅教益微并不足爲黃教之細

顧第巴桑結實傾險旣滅藏巴事多專決吳三桂王雲

南歲遣人至藏煎茶康熙十三年三桂反 詔青海

蒙古兵由松潘入川第巴使達賴上書尼之且代三桂

乞降及大兵圍吳世璠于雲南世璠通書西藏割中甸

維西二地求援于青海其書亦爲我軍所獲 朝廷

不之問也二十一年第五世達賴卒第巴欲專國事秘不發喪偽言達賴入定居高閣不見人凡事傳達賴命行之自是益橫既祖準噶爾以殘喀爾喀蒙古復唆準噶爾以鬪中國又外構策妄內闖拉藏汗遂招準兵寇藏之禍凡西北擾攘數十年皆第巴一人所致噶爾丹者亦四厄魯特之一曾入藏爲刺麻與第巴相睚歸篡其汗自言受達賴封爲準噶爾博碩克圖汗又喀爾喀蒙古自國初以入藏隔于厄魯特乃自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之後身爲大胡土克圖位與班禪相亞凡數十年矣至是喀部車臣汗與土謝圖汗交

惡構兵

聖祖遣使約達賴和解之第巴奏使噶爾

丹西勒圖往蒙古謂刺麻坐牀者爲西勒圖蓋達賴大弟子也而喀部哲卜尊丹巴亦奉

詔蓋盟壇與西

勒圖並坐噶爾丹使其族人隨之觀釁因責喀部待達賴使無加禮詬責之爲土謝圖汗所殺噶爾丹遂以報讐爲名襲侵其部喀爾喀東走

聖祖申命達賴遣

使罷兵第巴使濟隆胡土克圖往反陰曠之二十九年遂入寇漠南我兵敗之烏闌布通噶爾丹託濟隆代乞和頂佛立誓而遁第巴內慚乃託達賴意合青海蒙古及厄魯特各台吉上尊號

聖祖不受屢遣京師刺

麻入藏探之歸言第巴桑結使已遙望禮拜有刺麻立高樓之上絳紗之中香煙繚繞觀不分明三十三年達賴刺麻入貢言已年邁國事決第巴乞錫之封爵

詔封第巴桑結爲土伯特國王三十五年

聖祖親

征噶爾丹至克魯倫河噶爾丹敗竄慰其部下曰此行非我意乃達賴刺麻使言南征大吉是以深入也

上謂達賴存必無是事乃遣使賜第巴桑結書曰朕詢之降番皆言達賴刺麻脫縮久矣爾至今匿不奏聞且達賴刺麻存日塞外無事者六十餘年爾乃屢咬噶爾丹與我樂禍道法安在達賴班禪分主教化向來相代

持世達賴如果厭世當告諸護法主以班禪主宗喀巴之教乃使衆不尊班禪而尊己又阻班禪進京之行朕欲和解喀準兩部爾乃使有虧行之濟隆以往烏闌布通之役爲賊軍卜日誦經張蓋山上觀戰勝則獻帕不勝又代爲講款以誤我追師繫爾袒庇噶爾丹之由今爲殄滅準夷告捷禮以噶爾丹佩刀一及其妻阿奴之佛像一佩符一遣使賚往可令與達賴相見令班禪來京執濟隆以畀我如其不然朕且檄雲南四川陝西之師見汝城下汝其糾合四厄魯特之人以待其毋悔第巴桑結惶恐明年密奏言爲衆生不幸第五世達賴刺

麻于壬戌年示寂轉生靜體今十五歲矣前恐唐古特

民人生變故未發喪今當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

坐牀求

大皇帝勿宣泄

西藏不紀天干惟以地支所屬紀年亦以十二月為

一歲以寅為正月仍有閏月但與中國閏不同如雍正十年壬子閏五月其地閏正月雍正十三年乙卯閏四月初二則初一日後即初三日無初二矣每月必有初一十五三十而閏日則但于至班禪因未出痘不敢至京

濟隆當竭力致之京師乞全其身命戒體並封進達賴

臨終牀簀尸鹽拌像

上許為秘之待十月宣示內

外而第巴使者歸途遇策妄那布坦會禽噶爾丹之兵

復宣言達賴已厭世爾部落兵毋得妄行策妄哭而歸

上以第巴始終反覆持兩端乃追還其使傳集各

蒙古宣示密封則像首已墮第巴使驚仆于地第巴忌

策妄盡收準部故地致噶爾丹無所歸奏防其猖獗而

策妄亦奏第巴奸譎及所立新達賴之偽欲藉詞侵藏

上以二人皆叵測不之許也

策妄疏曰藏中舊例以能掌教者傳之掌

教自宗門以來普通菩薩海潮大士無不如是達賴圓寂之後第巴匿之不言舍正傳之聖徒班禪而自尊其身別奉紅教刺麻謂即達賴化身詐傳法旨擾亂諸部此青海諸台吉所共知請明正其罪云云案普通乃前輩達賴之別號海潮乃前輩班禪之號也

欲以兵逐之拉藏汗集眾討誅第巴

詔封拉藏翊

法恭順汗拉藏汗者青海固始汗之孫也固始汗既以

衛藏為達賴班禪香火地留其長子鄂齊爾汗轄其眾
 次子達賚巴圖爾台吉佐之固始汗卒于順治十三年
 鄂齊爾汗卒于康熙九年達賚汗卒于三十六年拉藏
 汗嗣爵後以議立新達賴刺麻故與第巴交惡至是奏
 廢第巴所立假達賴 詔執獻京師行至青海病死
即方略所云策妄那布坦遣使爭迎之而拉藏不遣者也而藏中所立博克達山之
 伊西嘉穆錯為第六世達賴刺麻者青海諸蒙古復不
 信之而別奉裏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為真達賴以康熙
 四十七年轉生二歲著靈異至是十歲矣諸蒙古迎至
 青海坐牀請賜冊印與藏中所奏互相是非 上恐

其構釁

詔暫居西寧紅山寺旋移塔爾寺塔爾寺

者西寧衛城西南四十里之塔山宗喀巴瘞胞衣地黃
 教祖寺也青海周數百里十三峰環遶之海中有二島
 人迹不至即唐時所謂龍駒島番僧習禪定者于冰合時裹一歲
 糧休焉往往出異僧故青海佛法與西藏相亞兩部爭
 議未決而策妄擾藏之事起初策妄那布坦取拉藏之
 姊而贅其子丹衷于伊犁不令歸 上以厄魯特狙
 詐 勅拉藏毋恃親疏防拉藏耄而醜飲不以為意
 布達拉西北三百里有騰格里海蒙古語謂天曰騰格
謂池泊海子皆曰淖爾或作賴爾或作西接後藏周數
那爾或作諾爾或作腦爾皆海子之謂

千里其北岸大山橫亘為準夷入藏必由之路有鐵索橋天險一夫拒隘萬眾趨起更無旁徑拉藏亦不之守也五十五年十月策妄果遣台吉大策零敦多布領精兵六千徒步繞戈壁逾和闐南大雪山涉險冒瘴晝伏夜行次年七月始達藏界以送丹衷夫婦歸藏為名由騰格里突入敗唐古特兵遂圍攻布達拉誘其眾內應開門執殺拉藏汗虜其妻子搜各廟重器送伊犁禁新達賴刺麻于札克布里廟 詔西安將軍額倫特以

軍數千赴援而侍衛色棱宣諭青海蒙古備兵七月師逾木魯河蒙古曰木魯烏蘇華語曰通天河乃西寧西藏之界也色棱軍拜都嶺

額倫特軍出庫賽嶺賊佯敗屢却而精兵伏喀喇河以待額倫特率所部疾趨欲先渡河扼狼拉嶺之險比至喀喇河兩軍皆會賊脅從番眾數萬以其半據河拒我前而分兵潛出我後截餉道相持月餘糧盡矢竭九月我師覆焉賊氛益熾青海蒙古皆憚進藏奏言達賴刺麻可隨地安禪免王師遠涉之勞而王大臣懲前敗亦皆言藏地險遠不決進兵議 上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準夷盜據將邊無寧日且賊能衝雪絕險而至何況我軍五十七年 命皇十四子為撫遠大將軍屯青海之木魯河治兵饒將軍傅爾丹富寧安分出巴

里坤阿爾台以獵其北而將軍噶爾弼出四川將軍延
信出青海兩路擣藏至是西藏諸土伯特亦知青海呼
畢勒罕之真藏中所舊立之贗合詞請于 朝乞擁
置禪榻 詔許給冊印于是蒙古汗王貝勒台吉各
自率所部兵或數千或數百于五十九年春隨大兵扈
從達賴刺麻入藏軍容甚盛策零敦多布由中路自拒
青海軍而分遣其宰桑以兵三千六百拒南路南路將
軍噶爾弼招撫巴塘裏塘番衆進至察木多奪洛隆宗
三巴橋之險旋奉大將軍檄俟期並進噶爾弼恐期久
糧匱用副將岳鍾琪以番攻番之計卽招土司爲前驅

集皮船渡河直趨西藏降番兵七千分兵塞險扼賊饜
道而青海軍亦三敗其中途劫營之賊斬俘千計厄魯
特進退受敵遂大潰不敢歸藏卽由舊路北竄崎嶇凍
餒得還伊犁者不及半 詔加封宏法覺衆第六世
達賴刺麻于九月登座取拉藏所立博克達刺麻歸京
師盡誅厄魯特刺麻之助逆者留蒙古兵二千以拉藏
舊臣貝子康濟鼐掌前藏台吉頗羅鼐掌後藏 御
製平定西藏碑文勒石大招寺蓋自第五世達賴卒後
三十餘年兩立假刺麻西陲倣擾至是始定焉論者謂
達摩創法震旦有一花五葉之讖至六世果以衣鉢啟

爭故六祖不復傳衣與宗喀巴至第六世達賴之事若一轍物盛難繼始必有終天數所極佛法且不能違哉

而况人事哉

松筠綬服紀略曰紅教刺麻最尊者為薩迦呼土克圖即元帝師帕斯巴刺麻之後也其在札什倫布之西宗喀巴初年亦學經於薩迦呼土克圖詢其經典悉同黃教其僧亦余巡邊見薩迦呼土克圖有妻室僅朔望相見餘時亦無眷屬惟薩迦呼土克圖有妻室僅朔望相見餘時亦往來祇為生子襲衣鉢計其經典皆來自大西天大西天有巴特瑪薩木巴瓦者唐時到藏傳教為紅教之祖乾隆五十四年駐藏大臣舒廉曾覆奏薩迦本同黃教情形余詢之達賴班禪兩刺麻及濟隴第穆等皆同此說故青海蒙古及巴塘裏塘番眾凡崇信黃教者亦皆敬薩迦如達賴班禪蓋紅黃二教本同其近日邪術之紅教乃紅教之末失非薩迦廟之木宗也其與黃教異者一則衣冠異色二則咒語稍別三則傳子與轉生不同如斯而已又言康熙中喀部為準部所攻破集眾議

投鄂羅斯與投中國孰利哲卜尊丹巴刺麻曰鄂羅斯持教衣冠俱不同必以我為異類宜投中國與黃教之地遂定計東向故馭外夷必因其習尚以決人心之去就案刺麻即僧應偏袒右肩惟禮佛升坐說法用之其常僧伽梨也袈裟偏袒右肩所謂壞色衣也不當概服則緇衣故曰緇門所謂壞色衣也黃袈裟亦同此例不當概緒其冠黃教起于明世應服黃袈裟亦同此例乃今京師刺麻不惟冠服一概紅黃且不服袈裟而袍袿頂戴與在家軍民官吏無別不知起于何時及考常袿錢良策出塞紀略曰歸化城刺麻廟前一僧被黃衣袒右肩南面坐號呼土克圖自言能憶前生數世貌莊氣靜類有道者青浦杜昌丁藏行紀程曰大中甸紅教大刺麻一人其下刺麻數百皆偏袒右肩紅璽璽為衣余慶遠維西見聞記曰維西黃教刺麻右肩紅璽璽為衣亦露兩肘夏戴平頂竹笠冬戴平頂方瓊帽如內地僧帽之式乃知刺麻雖紅黃異教而在番地皆年班奉袈裟僧帽不同在家之衣其有品級大刺麻何以概同在家旨入覲始易頂戴袍袿此俗稱歡喜佛者形同秘戲乃家俗服此不可解者一也俗稱歡喜佛者形同秘戲乃

元季番僧導欲誨淫之術元順帝供諸宮內卒亡其國
 稍知佛律即當取之且官府亦當禁之乃西藏蒙古及
 京師刺麻寺中皆有圖像供設恬不為怪試問本何經
 教起何敬信其胡土克圖說惟黃教有之紅教則以生
 可解二也至于轉世之說惟黃教刺麻十三種維西係
 龔衣鉢乃維西見間則稱紅教刺麻十三種維西係
 格馬一紅教八人皆格馬四寶之種也乾隆八年紅教
 五寺孤刺麻轉生于維西民家名曰達機年七歲其弟
 子輩卜知而尋至達機先一日即告知父母及期揀珠
 認鉢及所書心經笑摩眾項歷言前生事不爽遠近爭
 飯頂禮迎去又善知識刺麻者亦格馬四寶刺麻之高
 弟子乾隆乙卯轉生于維西通事王善家丁亥年四寶
 命刺麻數人以金銀馬騾夾迎入藏每程未至之山川
 此幼刺麻皆能預言之則是紅教亦有呼
 畢勒罕轉世不獨黃教矣存此以備攷

國朝撫綏西藏記下

駐藏大臣何昉乎昉于雍正之初而定于乾隆之中葉
 初雍正元年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自喀爾喀部來朝
 卒于京師年九十矣 上親臨奠賜名號册印如達
 賴班禪之例遣使護其喪歸庫倫其後五年喀爾喀奏
 胡土克圖呼畢勒罕轉生于庫倫 詔賜金十萬造
 寺以綏喀爾喀之眾又為駐京之章嘉胡土克圖後身
 造寺于多倫泊以綏內蒙古之眾章嘉者 上在雍
 邸時所從咨佛法者也方是時 世宗憲皇帝天縱
 神悟夙覺大乘優禮高僧方將以君師 宏法教

普利群生而二年卽有青海刺麻助羅卜藏丹津之叛其青海諸寺刺麻衆各數千羣起騷動甚至以察罕諾們汗大刺麻亦黨賊拒戰王師討平之上謂玷辱宗門莫斯爲甚乃收各寺明國師禪師印并定制廟舍毋逾二百楹衆毋逾三百人冬藏中噶布倫等三人忌貝子康濟鼐之權聚兵害之欲投準噶爾詔將軍查郎阿率川陝滇兵萬有五千進討未至而台吉頗羅鼐率後藏及阿里兵九千截賊去路禽首逆詔以頗羅鼐爲貝子總藏事賜犒兵銀三萬兩留大臣正副二人領川陝兵二千分駐前後藏鎮撫之是爲大臣駐

藏之始是年準噶爾策妄死子策楞立請赴藏煎茶又聲言欲送還所虜拉藏汗二子詔嚴兵備之乃收

前藏東西之巴塘裏塘歸四川設宣撫土司治之其中甸維西隸雲南設二廳治之惟察木多以外各土司仍隸西藏移達賴刺麻于西裏塘之惠遠廟以避準噶爾惠遠廟番名噶達寺八年遷于泰寧護以兵千每年夏初西藏官兵赴防北路騰格里海之隘以備準夷冬雪封山徹兵蓋從準入藏之路有三其極西由葉爾羌至阿里中隔大山迂遠易預備其東路之喀喇河又有青海蒙古隔之惟中路之騰格里海逼近衛地故防守尤要十二年

聖武記 卷五 三
準噶爾請和

詔果親王偕章嘉胡土克圖赴川送達賴由泰寧歸藏減戍藏兵四之三其哲卜尊丹巴于九年移多倫泊以避準噶爾者至是亦返庫倫章嘉爲達賴刺麻請巴塘裏塘地還前藏以其爲達賴所降生諸土司建寺安禪制最宏麗也

詔以其商稅賜之

地仍內屬乾隆三年噶爾丹策楞復請入藏煎茶始許之時貝子頗羅鼐懲前敗訓練萬騎又練步兵萬有五于于通準夷各路嚴設卡倫噶爾丹自是不敢窺藏而西南之巴勒布三部及布魯克部相繼嚮風入貢藏地救謐

詔晉頗羅鼐郡王至乾隆十五年而有朱爾

墨特之變朱爾墨特者頗羅鼐之子也于十二年襲封

郡王以駐藏大臣不便于已先奏罷駐防之兵陰通書

準噶爾請兵爲外應旋襲殺其兄揚言準部兵至聚黨

二千謀變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覺其逆芽

欲先發而左右無一兵乃以計誘至寺中登樓手刃之

旋害于賊黨時第五世班禪已卒

乾隆四年卒

達賴刺麻使

番部公爵班替達攝藏事禽逆黨以聞我將軍策楞班

第至藏 詔以二臣先事靖變 贈一等伯卽以

其地立雙忠之祠永禁唐古特及準夷往來之使至是西藏始不封汗王貝子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于達

賴刺麻我駐藏大臣增兵千有五百戍藏其國事猶不盡預聞也二十二年蕩平伊犁藏地始永無準夷患是年第六世達賴刺麻亦卒初厄魯特世濟其凶亦名扶黃教自固始汗卽以此據衛藏雄諸部及噶爾丹自藏歸稱受博碩克圖汗之封于達賴策妄拉布坦破藏歸復稱受寶權大慶王之封于僞達賴皆鑄鐵章梵文以賜于是立固爾札廟于伊犁河北立海努克廟于河南取所掠藏中供器實之飯厄魯特刺麻六千餘供養以九集賽萬六百戶其大刺麻坐牀者四人曰西勒圖其誦經室曰都綱幡刺螺唄幾塔西藏大疑大計皆就決

焉策妄及噶爾丹及那木札爾三世嗣位皆請赴藏熬茶諷經每次費二十餘萬 朝廷亦賜茶葉香帕以

助其施達爾札達瓦齊之得立及與阿睦爾撒納之構釁皆伊犁刺麻爲之阿睦爾撒納從王師定伊犁卽使人赴藏熬茶祝已得總四部時當振興黃教又使固爾札廟刺麻請將軍必使已主伊犁迨叛後上疏猶以各大臣踞高坐見刺麻激變爲詞敗則劫奪刺麻馬駝以遁故 御撰平定準部碑云其口奉佛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食人其所奉刺麻亦類以淫殺爲佛事與青海一轍 王師再至伊犁遙望火光燭天則固爾札

廟災刺麻皆焦土與崇奉刺麻之愍酋同歸一劫亦黃教一大變局也至是

于熱河選置高行刺麻以綏四衛拉來歸之衆時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于喀爾喀郡王青衮雜布謀叛時先集各部落王公宣諭利害毋為賊煽

安衆大刺麻四十五年 高宗七旬萬壽第六世班

禪來朝祝釐 詔仿後藏札什倫布式建須彌福壽

之廟于熱河班禪第一世曰凱珠布格身克巴勒藏二世三世無考班禪自崇德

中同達賴通貢順治初以年老未隨達賴入覲者皆其

第四世羅卜藏垂吉嘉穆錯也第五世曰羅卜藏伊什

于乾隆二年示寂第六世曰羅卜藏巴丹伊什于乾隆

六年登坐至是年四十有二矣七月班禪至接見于避

暑山莊之澹泊誠敬殿初 上習蒙古語及平回部

金川即習回語西番語茲因班禪來覲復習唐古特語

故重譯朝見告語如一家舊以達賴班禪有高行入覲

惟跽不拜至是班禪固請拜 上嘉其恪誠從之至

京接見于南苑德壽寺仍居西黃寺講經放參皆

世祖禮達賴處也京師西山有僧某者往論佛法責以

宜居西番清淨式衆不宜入中國過受崇奉班禪謝之

十一月以痘終京師 詔即其地建清淨化域明年

春舍利金龕西歸

駕幸西黃寺拈香送之而留其

高弟子羅卜藏敦珠布者領班第二十八人住持札什倫布廟傳授後藏經律選內地刺麻百八十人習焉是年遣使賞冊印封第七世達賴刺麻時年二十二歲尙未受封至是班禪卒乃封達賴以緩唐古特之衆初前後藏地近葱嶺寒确不宜五穀惟青稞豆麥牛羊不贍于食且僧多于百姓故仰中國之茶布與蒙古諸番之布施及班禪入覲 朝廷所錫賚在京各王公及草地各番蒙所供養其徒擁之歸者無慮數十萬金而寶冠瓔珞念珠晶玉之鉢鏤金之袈裟旃檀華幡磁茗采帛

珍瓏不可勝計仲巴呼圖者班禪刺麻之兄也爲班禪治商上事遂盡有其財雖其弟舍瑪爾巴亦以習紅教不得分惠又衛藏數千里番騎萬有四千番步兵五萬皆達賴所轄班禪惟住持寺廟不轄地故于達賴所屬之戴喇諦巴等及守後藏之唐古特兵皆外視之一無施子于是舍瑪爾巴垂涎不遂憤咬廓爾喀引之入寇時達賴刺麻年少不知調度唐古特兵扼險要我駐藏大臣巴忠鄂輝成德等復調停賄和不敢戰于是廓爾喀無忌飽颺而去五十六年復深入福康安海蘭察大舉討平之語具別記留土番兵三千漢蒙古兵千戍藏

自是駐藏二大臣行事儀注始與達賴班禪平等其四
噶布倫及番目缺均大臣與達賴會同選授定商上刺
麻銀錢出入之額與春秋巡查鄂博之制于是事權始
歸一自唐以來未有以郡縣治衛藏如今日者其惑衆
倡逃之刺麻濟仲等剝黃伏法仲巴禽至京師治罪而
紅教之沙馬爾巴亦檄賊獻其尸自元明以來未有以
齊民治番僧如今日者初達賴刺麻之呼畢勒罕一世
二世出後藏三世出前藏四世出蒙古五世出前藏六
世出裏塘皆非一地一族班禪及各大呼圖克圖亦然
至乾隆末而各大刺麻類多兄弟叔姪且多出蒙古汗

王貝勒子弟甚至哲卜尊丹巴示寂適土舍圖汗之福
晉有妊眾卽指爲呼畢勒罕及彌月竟生一女尤貽口
實漸損蒙古之敬信蓋宗喀巴經言達賴班禪六世後
不復再來故後此登座者無復真觀密諦祇憑垂仲降
神指示垂仲者猶內地之師巫也又達賴班禪親族多
營爲大胡土克圖以專財利致有仲巴兄弟誨盜之禍
上久悉其弊欲革之而未有會也乘用兵之後特
運神斷創頒金奔巴瓶一供于中藏之大招寺遇有呼
畢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納籤瓶中誦經降神大臣會
同達賴班禪于宗喀巴前掣之而各札薩克蒙古所奉

之胡圖克圖其呼畢勒罕將出世亦報名理藩院與住京之章嘉胡圖克圖掣之瓶供雍和宮尤元明以來所未有章嘉胡圖克圖者其先于康熙中自藏來朝乃第五輩達賴之大弟子也 聖祖優禮之命住持蒙古

多倫泊之彙宗寺章嘉通宗乘爲 世宗藩邸時所

敬逮其第二世呼畢勒罕轉生于多倫泊 詔造善

因寺居之 高宗朝奉詔來京師 聖祖奏

言其國五百年前有狼達爾瑪汗者滅法毀教其後諸高僧補綴未全首楞嚴經已佚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王修同文韻統晚年病目能以手捫經卷而辨

其字于四十一年跌逝京師是爲黃教第四支與哲卜尊丹巴一支皆住持蒙古亞于達賴班禪二支而藏中之紅帽十三支黑帽數小支則不暇詳述云 綜計刺麻之

能出呼畢勒罕入理藩院冊者西藏號呼圖克圖者十有八號沙布隆者十有二漠北蒙古十有九漠南蒙古五十有七青海番地三十有五四川察木多番地五又駐京呼圖克圖十有四共呼畢勒罕百有六十惟青海諾們汗一支久同世襲許以親族入籤又嘉慶十三年第八世達賴刺麻之呼畢勒罕靈徵衆著由駐藏大臣奏聞請旨不復瓶掣是二者爲破格然康熙中有丹巴呼圖克圖者出世

時能自述前生事受封清修禪師任持五臺山竟以酒色不檢黜退是能知夙命之真呼畢勒罕隔世尙或迷其本性云凡刺麻朝貢除達賴班禪哲卜尊丹巴三人歲遣貢使不列年班外其餘大刺麻駐漠南北蒙古各部者班六每歲一至岷州刺麻班四三歲一至凡西藏刺麻皆袈裟僧衣惟將入朝貢始易內地衣冠其駐京刺麻或在京掌教或赴藏辦事或分駐盛京熱河多倫泊五臺山或派往伊犁及四川之懋功寺分闡黃教三歲而更代

臣源曰佛法出五印度更在烏斯藏西逾葱嶺越廓爾喀其水爲恒河西南流入海今通互市之南洋孟買孟

加臘等國卽南印度其海名印度海者是也烏斯藏則在葱嶺之東水皆東流故唐以前羅什元奘譯經皆從涼州西出陽關玉門達摩諸高僧又至自南海皆不經藏地西藏誠非古佛國而自元明以來佛教則衛藏爲盛其始不過內受冊封師弟相嗣至宗喀巴崛起不藉中朝封號而夔出諸大法王上兼以修身轉世爲神奇西北諸行國常視爲嚮背中國常用爲銜勒亦佛法因緣有時會興廢非人力歟夫大雄涅槃不聞轉世卽宗喀巴經亦言達賴班禪轉生止于六世自後不復再來今之黃教非昔之黃教尤非古之釋教

宜若可以已焉。然葱嶺以東，惟回部諸城郭國自為教。外其土伯特四部、青海二十九旗、厄魯特汗王各旗、喀爾喀八十二旗、蒙古游牧五十九旗、滇蜀邊番數十土司，皆黃教使無世世轉生之呼畢勒罕以鎮服。僧俗則數百萬眾，必互相雉長，狼性野心，且決驟而不可制。南北朝時，西域數十國迎法師求舍利，動至兵爭為部落。安危所係，蓋邊方好殺而佛戒殺，且神異能降服其心。此非堯舜周孔之教所能馴也。高宗神聖，百族稟命。詔達賴班禪兩汗僧當世世永生西上，維持教化。故衛藏安而西北之邊境安，黃教服而準蒙之番民

皆服。傳曰：修其教不異其俗，民可由不可使知。蓋至金山如海，高深莫測矣。天章丁寧中諭比于吏部之為，叢部視元代尊奉帝師，于紀妨政者，曷可復道里計允矣。曼殊師利天可汗哉。允矣。曼殊師利天可汗哉。賴進表稱曼殊師利大皇帝，蓋曼殊音同滿珠，即滿洲轉音也。

附錄

欽定蒙古源流八卷今節錄其略曰：蒙古者，土伯特國之分支。土伯特又額納特珂克之分支也。額納特珂克國，即中印度。距釋迦牟尼佛涅槃之戊子歲，千有八百二十一年，有烏迪雅納汗者為鄰國所敗，棄印度東走雪山，至雅爾隆贊塘，遂為雅爾隆氏。至其季子生有異表，眾戴為汗。由此勝四方而為八十八萬土伯特國主。

是為尼雅特博汗歷傳七汗而為奸臣隆納木所篡半
 載復為舊臣恢復前汗之立復歷七傳至多里
 隆贊是為衍慶七汗距佛涅槃之戊子年二千四百八
 十一年矣得百復歷七傳謂之妙音七汗距前佛涅槃
 養禪教遂興復歷七傳謂之妙音七汗距前佛涅槃
 子年二千七百五十年矣第七汗之子曰特勒蘇隆
 贊年十六歲即汗位遣其十六臣至額納特阿克國中
 傳音韻之學互證土伯特之三十六字至額納特阿克
 三十四字內刪去十一字以其餘三十三字與土伯特
 始創之六字並原阿字定為三十餘字各分音韻將禪
 經百拜懺悔三寶雲經俱譯成文又婚唐太宗
 屏十惡行十善既而娶巴布勒國王之女又婚唐太宗
 之文成公主各資經卷佛像來至土伯特國于是令中
 印度之桑吉刺必滿師巴勒布國之錫拉滿祖師鄂斯
 達師及唐僧瑪哈德孫持蘇隴德燦取唐肅宗女金
 十二歲沒歷四傳至元孫博迪薩都師及巴持瑪師
 城公主迎請中印度之堪布博迪薩都師及巴持瑪師
 一廣建法輪一制伏妖魅其廟宇佛殿下層肖土伯特
 中層肖唐地上一層肖中印度中供三世佛四面肖象
 四大部洲八小部洲會萃驅魔之咒日月之象得力四

大覺路及入嗎哈喇之廟四大浮圖井光明塔共
 三十廟宇環以金輪自汗年二十歲興工至三十四
 歲始成于是招集法眾向高行巴特瑪師練習咒受
 諸法要及七百二十佛之灌頂又選土伯特童子學譯
 印度語言文字汗在位五十七年壽六十九歲沒子
 迪贊博立與唐懿宗及印度之達爾瑪巴拉汗同時
 五十四歲歿距前佛涅槃之數各繫一哈達每哈達
 矣子達爾瑪特松即位擊敗唐兵建造千廟復補翻
 前未譯之經卷按盈髮之數各繫一哈達每哈達各坐
 一僧供奉數揚年三十六歲卒無子其兄喇達爾瑪汗嗣
 辛酉歷四百九十五年汗卒無子其兄喇達爾瑪汗嗣
 立其前世為象曾設惡願遂將三乘三藏經教僧眾全
 行毀滅年六十三歲為下所殺至其再傳孫巴勒科爾
 贊復興佛法年三十一歲沒子札實則克巴推廣禪教
 招回前汗滅法時逃出一歲沒子札實則克巴推廣禪教
 住中印度延請高行善知識至土伯特將經藏秘咒盡
 行翻寫距戊子涅槃歲三千一百二十三年也其子隴
 吉即汗位復請得昭阿通沙師再翻經教此土伯特汗
 興教源流也蒙古亦土伯特裔之分支當尼雅特贊博
 七世孫隆納木所篡時其季子布爾特齊諾逃至恭

博地方往渡騰吉斯海東至拜噶勒江遇必塔地方入
 衆詢知為額納特珂克之裔土伯特汗之子遂羣戴為
 君十二傳至多幹索和爾多博墨牛根兄弟俱為厄魯
 特巴噶圖特和特奇喇古特四姓之衛拉特多幹索和
 爾生七子其季勃端察爾始居鄂諾江招服鄂郭爾察
 克部七子其季勃端察爾始居鄂諾江招服鄂郭爾察
 為元太祖青吉布勒汗三弟哈布勒汗三弟哈布勒汗
 為蒙古各部之祖青吉布勒汗三弟哈布勒汗三弟哈布
 十五歲進兵托克摩克斬蕭古里蘇勒德起兵伐金三
 破克里葉特之翁汗三十九歲破奈曼之圖們汗四十
 一歲破郭爾羅斯之納琳汗四十三歲破哈爾里固特
 之阿爾薩蘭汗四十五歲用兵土伯特之古魯格多爾
 濟汗其汗遣使獻駝隻輜重無算青吉特之古魯格多爾
 薩嘉察克羅乍幹阿難達噶爾貝刺麻遙申飯禮由是
 收服阿里三部屬八萬土伯特人衆遂進征額納特
 阿克直抵齊塔納嶺之山脊遇一獨角獸名曰塞魯
 奔至汗前屈其膝而叩汗曰彼額納特珂克乃古昔佛
 菩薩大聖降生之地今此奇獸至前殆上天示意遂振
 旅而還遣使諭薩爾塔克沁之諸巴海汗不從四十七
 歲攻諸巴海汗滅之于是青古斯汗口承上帝之命駕

馭天下十二強汗平定諸惡劣小汗今當養身息心安
 居十有九年惟唐古特人衆未服丁亥歲遂攻錫都爾
 固汗圍其城禽其汗收其哈屯遂病終旋十阿勒台山
 陰哈岱山陽之大鄂特地方建陵寢立白室八間號為
 索多博克達大元青吉斯汗所生四子令長子珠齊于
 俄羅斯地方即汗位次子察干托克瑪克地方即
 汗位三子鄂德格依留守汗位幼子拖雷守產早沒鄂
 德格依年四十七歲沒于庫裕克汗立在西位六月卒
 子庫騰汗立因龍崇侵魔患病延請西方帕克巴刺密
 特刺麻此刺麻者生距涅槃戊子三千三百七十五年
 年二十七歲往額納特阿克與左道六師異端辨難窮
 其詞獲班第達之號而歸其叔父亦有道高僧先謂之
 曰彼處大有東方蒙古國示卦騰汗遣使請汝汝必往
 于彼處大興佛教因示卦騰汗遣使請汝汝必往行當
 六歲至蒙古國與汗灌頂卦騰汗遣使請汝汝必往行當
 十歲圓寂其歲汗亦同沒其拖雷汗之長子嗣立位
 八年即位十六歲卒次子忽烈汗立即元世祖年四
 十六歲即位夏居上都冬居大都平定四大國其時帕
 克巴刺密特之姪瑪迪都幹咱繼刺麻位傳經持受灌
 頂之時則刺麻坐于牀上汗坐于下辦理政事時則汗

聖正記

卷五

三

與刺麻俱坐于牀上與汗講功德喜金剛根本經汗大
 敬服汗在位三十六年享年八十二歲自是為元順帝傳
 每汗各奉一帝師至托歡鐵木爾汗嗣立是為元順帝傳
 汗聽讒殺脫脫汗太師占夢于阿難達瑪第刺麻刺以
 災異凶兆告之汗怒不悅刺麻遂辭歸唐古特元汗
 遂由古北口出亡作歌悔泣距青吉斯汗降生壬午歲
 凡二百零七年距青吉斯汗即位青吉斯汗凡百有八十年
 傳位共十五汗四方大亂各處轉戰蒙古四百萬眾
 惟脫出六萬翼集于克魯倫河起造巴爾斯和坦城分
 所部為左右翼每翼三萬人年五十三歲及屢傳至達
 延汗太祖之十五世孫也其時插漢小翼子已徙漠南
 而達延汗留漠北用兵破平部落收左右翼三萬人之
 眾于祖汗之八白室前即位稱汗號八白室元太祖廟
 也在位七十四年八十歲歿其季子生七孫為喀爾
 喀七博羅特汗其十一子為漠南九部汗其九部汗內
 有巴爾斯博羅特汗子七人長子衮必里克墨爾招據鄂
 爾多斯部為其祖汗守八白室之人領右翼三萬眾次
 子爾勒坦汗即俺答據十二土默特部而居兵并互刺
 萬眾尤強于諸部阿勒坦汗年四十七歲崩兵并互刺
 四部六十六歲侵掠中國于是大明隆慶汗給封號金

印講和六十八歲歲次癸酉用兵上伯特地方收服阿
 木多喀木等部落于是阿里克刺麻為汗喇嘛大有利
 益分別取舍等經解脫三惡緣及來世罪孽汗遂崇志
 經典始念六字心咒其姪鄂爾多斯部博碩克圖濟農
 年二十七歲往見其叔阿勒坦汗諫曰前世失陷城池
 因與中國之人結仇以致出亡失絕今汗壽已高漸至
 于老事之有益今生及來世者惟在經教今聞西方純
 雪地方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出現祈遣使請來依從
 前神祖忽必烈汗與帕克刺麻設立道教豈非盛
 事乎阿勒坦然之遂與右翼三萬人和好遣使聖識一
 切之索落木札蘇胡大克圖使人未至其聖識刺麻
 靜坐微笑曰阿勒坦汗前世已經善緣我今必往于是
 左翼蒙古三萬人議于青海之察卜齊勒雅地方修造
 廟宇初遣八百人往迎次遣千人往迎再遣三千人往
 迎四次汗自領萬人迎于察布哈勒廟每次獻幣帛諸
 寶駝馬無算刺麻為各言其前世三善緣于是諸台
 吉奏言前世青吉斯汗之孫庫騰汗與忽必烈汗以道
 教使天下太平今值屢世爭鬪之餘但值聖刺麻與大
 力汗二人相遇伏願自今將湧血之大江變為溢乳之
 淨海普徧大眾無有窮極是時漢番土伯特蒙古等十

聖代已
 卷五
 三

萬餘人無不贊歎希有從前蒙古人死後多宰駝馬殉
 葬為行糧自此改按八節持戒誦經每月治齋三日禁
 殺牲漁獵創立十善福政尊以聖識一切瓦齊爾達賴
 刺麻之號刺麻亦贈汗台吉等以經教護法之號阿勒
 坦許于歸化城立廟以入寶莊嚴佛像修達賴刺麻亦
 將一八函甘珠爾經用寶石金銀裝徒胡土克圖先
 許于尼濟木塔拉地造彌勒佛像使其徒而刺麻親至
 往廟中入馬明王定十神獻珍寶助工既而刺麻親至
 天散花雨又收服雷擊刺麻之術士引入善提皆大明
 隆慶汗在位時事也及阿勒坦汗與徹辰洪台吉相繼
 歿各部復迎聖識達賴刺麻至鄂爾多斯地坐禪三月
 又至上默特之地焚化阿勒坦汗骨殖復往各部遣使
 講經教于法察哈爾之圖門汗與大明萬曆汗各遣使
 敦請往宣法教聖刺麻曰二大國汗之請非為己身實
 為眾生扶持佛教欲往之心非不甚切但凡物之生有
 始必有終今將他往以施利濟遂于使者前入定坐化
 茶毘獲舍利無算生于壬寅距佛涅槃戊子年三十六
 百七十五年卒于戊子年三月二十六日年四十七歲
 其呼必勒罕托生于圖古隆汗福晉之身以乙丑歲降
 生是為第四世刺麻年十四歲土伯特遣使迎往從聖

識一切班禪額爾德尼出家受格隆戒號為聖識切蘇
 舟札木索賴刺麻由是上伯特之喇嘛克圖等議以蒙
 古地方竟無掌教坐坐牀之刺麻乃公擇大慈邁津里胡
 蘇之呼必勒罕往坐坐牀于蒙古達稱為大慈邁津里胡
 土克圖眾尊以大慈諾們汗之號并上博碩克圖濟農
 號為轉金輪徹辰濟農汗濟農汗年五十九歲錄完金
 字甘珠爾經又發願前住西藏宗喀巴之肆納囊蘇處
 敦請丹珠爾經至歲次甲子年六十歲歿此達賴刺麻
 外別出住持蒙古之諾們汗一支也又博克達班禪一
 支乃曩昔大乘聲聞之羅漢傳授金剛經在額納特珂
 克地方生世世闡揚正法屏去異端遂獲金剛不壞
 法身今化為圖伯特班禪額爾德尼歲次乙未蒙古土
 默特等汗行兵圖伯特班禪忽然心動遂垂號諾爾布
 正在札什倫布廟坐禪忽然心動遂垂號諾爾布旺之
 馬倏至兩軍之間大眾駭異其前知三世之巴特瑪三
 博翰能知未來經有云五百年後濟能特河界搆兵之
 際當有惻隱菩薩于札克博里山救十萬人之命于是
 大衆得聞金剛灌頂秘密之教無不願又歲次丙辰
 第已世薩賴刺麻蘊丹札木素年二十八歲圓寂次丙辰
 丁巳在薩斯嘉達克博地方轉生班禪知之告以五歲

前請至廟內則于壽命有礙至六歲令弟子等將托音
衣服往迎其孺子即起坐問訊與班禪論經卷奧妙大
衆無不駭異即請至布資綳廟落髮入學肄業了無滯
礙班禪云今世德業必造其極矣遂命為第五世羅卜
藏札木蘇既而滿洲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庶招降三江之珠爾齊特取恩克察罕珠爾齊特精大
師之統其後午年取大明汗之東省樂亭府郡天現明
星昭示祥瑞鄂爾多斯之幹齊爾邁灌頂大王固實
曰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之威力星由是觀之非常人也于退爾蒙古俱稱為汗
大右翼三萬人聯絡鄂爾沁之汗其林丹汗庫圖克圖帶
領其後運去其妻子鄂爾沁之汗諾延等遂稱為徹辰
汗因取蒙古汗之統已丑歲年四歲遊牧之托費地方被
摩斯達額爾德木圖博克達徹辰汗年四歲遂尊為和爾
錦州而回是時博克達徹辰汗額爾德尼能識一切達賴
刺麻備書印餽儀差胡克圖前往東方和爾摩斯達
額爾德穆圖博克達徹辰汗處致書並將從前卦驗呈
麻講經論法贖施無算并寄密諭言將往取大明汗都

城俟世事竣再迎博克達刺麻二人相見癸未歲享
年五十二歲升遐諸王遵奉遺教以兵入關代明統緒
迎順治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萬衛人西方阿木多喀木二十六部落圖伯特北方八十
萬衛拉特東方三萬高麗中原四省滿洲六萬蒙古歲
次辛卯年十四歲遣使迎請二博克達刺麻時班禪以
年老未至惟第五世達賴前來大興佛教安生靈緣庫
圖克台徹辰洪台吉之裔小徹辰薩囊台吉願知一切
乃將汗等源流約略敘述并將沙爾巴胡土克圖所纂
蓬花漢史雜噶爾第汗所編經卷源委古昔蒙古汗
等源流大黃册等七史合訂自乙丑九宮值年八宮翼
火蛇當值之二月十一日角木蛟鬼金羊當值之辰起
至六月初一日角木蛟鬼金羊當值之辰告成

皇代已 卷五 三

西藏後記

西藏非佛國也而不可謂非異境全藏所轄六十八城
 衛地三十藏地十八喀木九阿里十二所謂城者則官
 舍民居塹山建礮之謂量地小大人衆寡各設宗布木
 以理民設丁布木以理兵民居礮房其游牧之番及蒙
 古則居黑帳至其衣羶毳食湏酪仰茶忌痘則藏民所
 同似游牧非游牧似城郭非城郭介居國行國之間是
 俗一異又有稱營者前藏大營十中營四十有三小營
 四小營十有五每營設達賴刺麻所轄寺廟三千百有
 官一二以理各寨番民五十餘所刺麻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百姓十有二萬

千四百三十八戶班禪所轄寺廟三百二十七所刺麻
 萬有三千七百有奇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據乾隆
二年理造册其刺麻稱胡土克圖者不可勝數皆同土司各轄
 番民不設官吏僧多于民君并於師介出家在家之間
 則俗又一異藏地萬峰刺天高輒冰凌窪輒燠潺十里
 殊裘葛其曠坦數百里四山環衛如城無嚴寒無酷暑
 者惟布達拉一區其土膏衍其人秀好其音華夏故吐
 番贊普都之以鞭撻四夷抗衡上國而宗喀巴卓錫後
 數萬里蒙古厄魯特喀爾喀奔走其號令若驅攝于靈
 奇磅礴之中則天時地利又一異康熙五十九年遣理

藩院七事勝住偕刺麻楚爾沁等往圖徽外山川以阿
 里西三百餘里之岡底斯山為天下大幹宗祖岡底斯
 者葱嶺之南幹除北條黃河之內而外凡南條之水若
 大小金沙江若瀾滄江若怒江亦作潞江若岷江無一不源
 于西藏者故說禹貢者或以三藏即三危而入南海之
 江即黑水云布達拉山者華言普陀宗乘也釋典言普
 陀有三一在天竺南海中一在中國浙江定海一在西
 藏平地連矗二峰高百餘丈其一達賴居之其一為高
 行刺麻靜修之所其達賴所居因山勢灑迤叠贅而成
 樓十有三重高三十六丈
七尺有八寸上有金殿三金塔五僧舍萬

餘間金玉銀銅佛像無數歷代寶器充牣耀日皆創建
 于唐時贊普而歷輩達賴與藏巴汗重葺之西殿則宗
 喀巴遺蹟在焉有手足印在黃酥油上久而不渝番民所頂禮其刺麻所居一
 峰卽招拉筆洞山顛建寺形如磨盤下瞰藏江山後又
 有池周四里中壘土而亭其上高四重瓦以琉璃皮船渡之爲
 達賴刺麻習靜之所拱以羣山滙以三江卽大金沙江
 上游捍隄三十餘里居民夾岸而梁其上每歲首諸刺麻聚大招寺
諷經畢卽共增隄石一層山之東五里爲大小招寺皆
 唐公主所建西番謂廟曰招猶言大寺小寺也大寺大
 招高樓四重殿宇闌干皆銅塗金左廊有贊普及公主

及白布國王女塑像其內神佛萬計釭酥爲燈殿門外
 有長慶中唐蕃和盟碑旁有唐柳鬱若龍刺舊制藏中
 有公事則駐藏大臣會諸貝子及大刺麻于大招寺議
 之近始議于公署小招寺規制亞之大招寺供釋迦牟尼佛乃唐公主鑄
自中國請來西藏者小招寺所供珠吉多佛其座額書
寂默能仁則亦釋迦像也而世俗妄傳大招寺像乃白
布國王女成佛小招寺佛卽公主侍女成佛直大小招
委巷之談而西藏記等書皆載其說不足辯也寺在喇薩城爲西藏諸城之首喇薩者華言佛地也又
 南七里爲札什城駐藏漢兵居焉又有白蚌甘丹色臘
 桑鷲四大寺遠近拱挹寺中刺麻多者五千餘次者二
 三千而甘丹寺距布達拉八十里則宗喀巴成道之所

有遺塔及所坐禪榻以十月二十五日為成道之期是夕萬戶然燈光明如晝而宗

角園卡契園經園諸勝錯落其間經園者書造貝葉梵經頌行各地番僧蒙

古僧習學藏經者亦居其間此外諸園或為達賴班禪來往停驂飲茶之所或在澇湖樹林內為避暑之所

遇節期則達賴升坐講甘珠爾經丹珠爾經二經乃西藏大乘經

之最尊重者圍聽膜拜千計不時赴各大寺講經律遠者歲

一至焉達賴所坐疊羅瑜數十重為高座番民得其一摩頂一擊拂者如不世之遇梵唄徹

山谷莊嚴窮七寶為西方極勝之區而班禪所居札什

倫布寺次之距布達拉寺七百餘里倚山面江氣勢雄淵其遠近瞻禮受法傳戒亦與布達拉等

其大刺麻學道能轉世者則達賴班禪印證之得為胡

土克圖分掌教化猶華言再來人明史所謂尚師也其

秩有國師禪師及札薩克大刺麻等號分駐各番蒙古

部落而皆遙領于達賴班禪其兵刑賦稅則有第巴有

葛布倫有戴喇有堪布有商上等分掌之西藏額設步

騎六萬四千步兵居五萬中藏三千騎後藏二千騎阿

里五千騎稞壩千騎黑帳番蒙古共三千騎臨陣惟蒙

古騎兵八百頗勇阿里稞壩工布之兵次之其刑有番

律四十一條甚酷番民病故後所有之財半供達賴刺

麻半施各寺諷經追薦故國中布施多于賦稅其外夷

則有西南布魯克二部世傳紅教亦轄五十城四萬餘

戶寺廟百有二十刺麻二萬五千餘天時物產勝西藏

聖正言 卷五
頗類中土南行月餘卽天竺界惟番僧往來漢民罕至也又西南有巴爾布三部共五萬四千餘戶于雍正間內附乾隆間并爲廓爾喀其貢皆附西藏以達京師此外番族土司小部落隸西藏者不可勝數其陝川滇入藏三路惟雲南中甸之路巖峻重阻止通商販大軍不能入也故軍行皆由四川青海二路而青海路亦出河源之西未入藏前先經蒙古草地千有五百里又不如打箭爐內皆腹地外環土司故駐藏大臣往返皆以四川爲正驛而互市與貢道亦皆在打箭爐其地高寒乃明正土司所屬爲番夷總匯因山爲城市井輻輳西三

百里逾雅龍江至裏塘卽第六世達賴之惠遠廟也又西數百里至巴塘通西寧西藏雲南孔道沃野千里四時和燠舊皆西藏地自康熙五十九年大軍招服番衆故與中甸維西分隸川滇自此以西路百里至察木多是爲前藏亦西寧西藏川滇縮轂之地又西數百里逾瓦河雪嶺而至洛隆宗城沿途皆有漢人寺相傳吳三桂所建又西數百里踰丹達而至拉里亦兩經雪嶺凡藏中雪嶺不一四時冰凌其凹處深輒數仞人畜失足杳無踪迹其顛積雪如城不時隨風飄灑甚于天降行人舍騎而步以手代足羸牲踣墮白骨載途寒互噤人

飛走皆絕。惟夏秋之際可行。然遇夏雪。渙泮勢如傾岳。縱水橫潦。僕瘳馬瘡。兼以瘴癘。不毛番夷。剽奪風日。慘澹有冬。無春行役之艱。于此為極。康熙五十九年。滇兵三百營于瓦河。一柱峰下。中夜風雪。人馬悉僵。吁可畏已。又西逾烏蘇江。至烏蘇汛。始平坦。又三百里而至布達拉中藏。距打箭爐共三千餘里。故曰西藏非佛國。而不可謂非異境也。滇南師範曰。著有滇繫中國赴天竺佛國。亦有兩道。一自雲南騰越州而南。由緬甸城轉西。以至東天竺。凡三千五百里。再至中天竺。又千有六百里。共五千有百里。一自雲南麗江而西。進藏。至東天竺北界。

一千里。又千有二百里。而至中天竺。僅三千有二百里。視南道徑千有九百里。以地望準之。雲南之騰越州。正與天竺東西相直。止因其間赤髮野人隔之。故一則迂道南行。千有七百里。至緬甸。然後轉西。至東天竺。又西北至中天竺。檀那國。計三千八百里。一則迂道西行。入藏。然後轉南。亦至檀那。計三千二百里。使能取道野人徑直西上。則免由緬由藏兩迂途。而自騰越達天竺。不過千有八九百里。野夷若入版圖。則與天竺境壤相接。昔漢武開西南夷。欲由梁州達大夏。偉矣哉。西藏記曰。由後藏塞爾地方西南十八程。至宗里。又八日至白木。

戎部落其地北接後藏西接白布南至小西天北界自
 小西天界南行十日至其國都布爾牙部落始上海船
 行半月至大西天小西天為東天竺大西天為中天竺
 又曰後藏札什倫布西南與布魯克及白布等部交界
 白布即贊普取白布國王女之地布魯克即往東天竺
 之路也又一路由阿里西南二千餘里入厄納特珂克
 即中天竺其中藏前藏東南則以怒江為界江以南即
 狽狗野人每藏中有死罪則驅之過江聽野人殘之以上
西藏然則怒江南岸逾野夷西境即布魯克部與東天
 竺近而怒夷自雍正中內附歲輸皮貢於騰越界非不

可闢之區則天竺與中國亦非不可接之境惟是東天
 竺即今南洋孟加臘地久為西洋英吉利所據其地已
 不興佛教即至其地亦無高僧異典而膏沃殷阜專產
 鴉片流毒中國誠能募騰越土勇萬人渡怒江而西南
 長驅擣其背腋通絕域為鄰壤實制西夷之一奇或曰
 大金沙江自藏經緬其入海之口即東天竺界其水濶
 于大江造舟藏地順流建瓴尤倍捷于陸然有舟師之
 便而又有緬夷之梗利害亦適相當也

乾隆征廓爾喀記

四川雲南之西爲烏斯藏烏斯藏之西南爲廓爾喀廓爾喀之西南爲五印度印度古佛國在葱嶺西南瀕大海去烏斯藏尚二千里或以烏斯藏卽古佛國者非也自四川打箭爐西行二十餘驛至前藏十二驛至中藏又十二驛至後藏又二十驛至濟隴之鐵索橋爲後藏極邊地踰橋而西則廓爾喀矣廓爾喀本巴勒布國舊分葉楞部布顏部庫木部於雍正九年各奏金葉表文貢方物後三部吞并爲一遂與後藏鄰東西數千里南北千餘里其巢穴曰陽布距邊約十一二日程其地亦

有佛迹唐古特人歲往朝塔拭白土焉自古不通中國其與中國構兵則自乾隆五十五年內犯西藏始初後藏班禪刺麻以四十六年來朝祝高宗七旬報中外施舍海盜山積及班禪卒於京師資送歸藏其

財皆爲其兄仲巴呼圖克圖所有既不布施各寺廟與唐古特之兵又擯其弟舍瑪爾巴爲紅教不使分惠于是舍瑪爾巴憤懣廓爾喀以後藏之封殖仲巴之專汰煽其入寇五十五年三月廓爾喀藉商稅增額食鹽糶土爲詞興兵闖邊唐古特兵不能闕而朝廷所遣援剿之侍衛巴忠將軍鄂輝成德等復調停賄和陰令

西藏堪布等私許歲幣萬五千金按兵不戰時達賴刺麻不可而巴忠擅以賊降節奏諷廓爾喀酋入貢受封國王是役未交一兵而糜餉百萬七月廓爾喀遣人至藏表貢並致駐藏大臣書請如前約鄂輝恐發覺前事屏不奏次年藏中歲幣復爽約于是廓爾喀以責負爲名再舉深入後藏札什倫布西南左有曲多江鞏右有彭錯嶺峭壁連岡咽喉天險賊步卒數千自聶拉木入其時蕃漢官兵若分兩路一扼曲多江鞏遏其前一繞赴彭錯嶺截其後則廓爾喀深入無援可不戰潰也駐藏大臣保泰一聞賊至則移班禪于前藏并張皇賊勢

奏請移達賴于西寧。班禪于泰寧欲以藏地委賊且札什倫布寺負山面江。形勢鞏峻。刺麻數千乘壙可守以待援。而仲巴呼圖克圖挈貲先逸。刺麻濟仲札蒼等復託言卜諸吉祥天母不宜戰。衆心遂潰。賊大掠札什倫布全藏大震。兩大刺麻飛章告急。侍衛巴忠扈駕熱河。聞變畏罪自沉水死。時鄂輝爲四川總督。成德爲四川將軍。因盡以罪委之。謂巴忠解唐古特語。故私議皆其一人所爲。已二人不知也。及奉命赴藏。剿禦。又按程綬進。上知二人不足恃。乃命嘉勇公福康安爲將軍。超勇公海蘭察參贊。調索倫滿兵及屯練土

兵進討。其軍餉則藏以東川督孫士毅主之。藏以西駐藏大臣和琳主之。濟隴邊外則前川督惠齡主之。柳保泰于軍前。命大兵由青海草地進藏。較四川打箭爐近三十程。賊狃于上年賄和之役。盡運所掠歸國。留千賊屯界不去。鄂輝成德等擁兵四千。既不擊其飽颺。又不攻其餘賊。僅破聶拉木寨賊百餘。遂奏賊退。欲卽以葦事。竟不言濟隴絨轄二處之賊。上斥不許。明年二月將軍參贊由青海至。後藏閏四月所調索倫兵二千金川各土屯兵五千皆集。并藏內官兵三千共采買藏中稞麥七萬石。牛羊二萬餘。足供萬數千人一年。

之食毋煩內地轉運五月連敗其屯界之賊盡復藏地
六月初遂大舉深入恐賊繞襲後路遣領隊大臣成德
岱森保及總兵諸神保各出左右一路以分賊勢而大
軍出中路海蘭察將三隊爲前軍福康安將二隊繼之
距濟隴八十里之鐵索橋初入賊界第一隘也賊斷橋
阻險福康安以正兵與賊相持而海蘭察潛由上游筏
渡繞山後出賊營之上福康安亦卽乘勢造橋奪卡合
衝賊營追剿百六十里至協布魯沿途無地立營故無
一賊又百數十里至東覺嶺兩崖壁立中隔橫河水深
溜急我兵緣徑側行險與鐵索橋等乘晦夜雨分兵上

下游接河側枯樹爲橋而渡始奪其險六月九日至雍
雅山廓夷震懾遣使詣軍前乞降將軍參贊嚴檄斥之
數日不報復三路進攻六戰六捷踰大山二重先後殺
賊四千涉賊境七百餘里將近其國都陽布之地前此
山勢皆東西夾河自雍雅以後山皆南北夾河賊踞守
兩山中亘一橋八月初我兵三路攻奪其北岸之山并
破其橋北之賊其南岸大山數十里山後卽其國都也
賊以十營踞山守禦甚固海蘭察欲扼河立營福康安
不可逾橋攻之冒雨上山二十餘里至斗絕處賊乘高
木石雨下隔河隔山之賊三路來犯我兵且戰且卻死

傷甚衆。賴海蘭察隔河接應，而額勒登保扼橋力戰，乃退賊方。是時其國境南鄰印度之地，曰披楞者，久爲英吉利屬國。與廓夷積釁，福康安進兵時，曾檄近廓夷東南之哲孟雄、宗木布魯克西面之巴作木朗南面之甲噶爾、披楞等部同時進攻。許事分裂其地，及是廓夷南告急于披楞，披楞佯以兵船赴援，實陰偏其邊鄙。廓夷兩支強大，敵洵懼無計，且恐我軍聞而氣奮也。再遣人詣軍，卑詞乞哀。時我師方挫而賊境益險，且踰八月，卽大雪封山，難返。乃允其降，盡獻還所立合同及所掠藏中財寶金塔頂金冊印，歸前被執之丹津班珠爾等。

并獻沙瑪爾巴之尸，貢馴象番馬樂工，請永遵約束。班師。上本欲裂其土分授諸土司，而福康安以郡王爵及聞已受降，乃允其請，留番兵三千，漢蒙古兵一千，戍藏。是爲官兵駐藏之始。後藏至廓爾喀，有定結大路，必遶布魯克巴等部，迂道月餘。故我師由濟隴近路入左壁右湍，不容一騎。將軍叅贊亦時步進，故所貢象遶大路。次年春始至前藏，而烏拉嶺上下百二十里，必窮一日之力踰之。稍昏黑，卽不能覓路。且有雪城若門洞，深數十丈，人往來者不敢語。否輒有雪大如屋壓而殛之。廓爾喀寇藏時，運貨歸國者，二千人過嶺凍死殆。

盡蓋葱嶺之南。春。天。所以限中西也。險倍金川。遠踰回部。爲漢唐兵力所未至。幸其士卒皆跣足。先約期而後交綏。我軍不顧。輒先發拚襲。往往猝爲我乘。自大創以後。至今貢獻不絕。其國西鄰北印度。克什爾爾。南鄰東印度。甲噶爾。卽明史之榜葛刺。一作孟加臘。久屬大西洋。英吉利其都城則披楞也。一名噶里噶達乾隆六十年。英吉利使臣入貢。自言前歲大將軍率兵至西藏西南之的密部落時。彼國兵船亦曾相助。倘嗣後有需用西洋兵者。情願效力。朝廷始知前此廓爾喀之役。其南界亦有邊警外患也。道光二十年。英吉利夷人入寇粵浙。

廓爾喀亦遣人稟駐藏大臣。言小國與里底所屬之披楞地相鄰。每受其侮。今聞里底與京屬構兵。京屬屢勝。臣願率所部往攻里底屬地。以助天討。時駐藏大臣未知所稱里底。卽英吉利所稱京屬。卽謂中國之廣東省所稱披楞屬地。卽東印度孟加臘。顧答以蠻觸相攻。天朝向不過問。卻之。蓋英吉利國都雖遠在大西洋。而其屬國印度。則與廓爾喀接壤。世仇構釁。故我攻廓。則英夷乘之。我攻英。則廓夷亦願助之云。

臣源曰。廓爾喀界西藏及鄂羅斯。攝兩大國之間。故內貢中國。亦兼貢鄂羅斯。近日英夷西與鄂羅斯構兵。東

與中國結釁故廓爾喀欲乘兩大國之勢以攻印度云
印度地產鴉片煙英吉利關稅歲八千萬計其兵船入
犯中國者十九皆孟加臘之人誠能聽廓夷出兵之請

獎其忠順擾彼腴疆擣其空虛牽其內顧使西夷

失富強之業成狼狽之勢亦海外奇烈也鄂羅斯地表

二萬里與中國首尾相接地大兵強西洋所畏其與我

互市之地則有陸而無海英夷之與我互市則又有海

而無陸近日鄂羅斯屢與英夷爭達達里之地其地橫

亘南洋鄂羅斯得之則可以圖并印度故與英夷連年

血戰雍正五年俄羅斯攻取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務魯木以其地尚佛教遣人至中國學刺麻管即與廓

爾喀相若若能許鄂羅斯海船赴粵貿易聯絡彌利堅佛

蘭西等國皆英夷仇敵則英夷之兵船不敢舍其境而

遠犯中國英夷在印度大兵船止百艘以其半入寇中國其餘皆分守各境不敢遠離恐他國乘其

虛也夫以夷攻夷之效咫尺見者視為迂圖乾隆嘉慶間一

封暹羅遂足以西制緬甸東制安南善弈者或一間著

而全局皆生况以宅中馭外之勢制讐釁四結之夷哉

聖武記卷六

邵陽魏源撰

國朝俄羅斯盟聘記

俄羅斯國至明始大其地。袤絡滿洲、蒙古、新疆之西北境，與中國相首尾。其國都在大西洋而東，接蒙古、黑龍江者，特其邊鄙。云自古不通中國。至元太祖始滅之，并滅其北之欽察國、南之阿速國，合爲一國，以封其長子朮赤。其地皆在葱嶺西北，未至東方也。其阿羅思裔族逃于北海，計由之地，臣服于元。及元亡後，俄羅斯族姓亦內爭，其部長乞援于西費雅國，假其兵八千以平內亂，而割那爾瓦城賂之，自立爲汗。其

聖武記 卷六
國寢強盡驅元裔蒙古出境恢復舊疆距康熙初察罕汗三百五十餘年也數傳至明嘉靖時南滅庫程汗阿斯拉坦汗遷其人于阿爾泰山北遂與韃靼瓦剌鄰有大斯科四曰計由斯科其北海舊都也曰莫斯科窪斯科其新都也曰喀山斯科則葱嶺迤西南抵裏海界西哈薩克地也曰悉畢爾斯科則葱嶺以東復分四部東抵額爾齊斯河南界雅爾科布多爲一部東抵色棱格河南界阿爾泰山爲一部又東抵朱爾克河南界車臣汗蒙古爲一部又東抵海南界黑龍江索倫爲一部四部皆名悉畢爾斯科乃其新藩屬地也閱百有三十餘年而至康熙世之察罕汗故梟雄兒童時好戰鬥戲

及卽位同戲諸人皆爲將日事攻戰會由地中海黑海之間攻服諸游牧部落闢地至西印度又與圖理雅國之控葛爾汗爭阿藻城大戰破之控葛汗請和乃還其城而盡奪阿藻東北千餘里地于是又增斯科三曰司馬廉斯科曰郭羅多阿爾哈連斯科曰佛羅尼斯科共有大斯科七又遣使索其先世所割之那爾瓦部于西費雅國不與連戰數載竟并其城數千里以已名名之曰散丕特里普爾斯科而自遷都之于是有大斯科八其七道置噶噶林鎮守之而都城置大臣四總八道之治斯科者若中國省治一大斯科所屬小斯科數十若府治栢與數百若縣治也每大斯科設總管官一曰

噶噶林猶中國總督每小斯科及栢興設頭目猶守令其疆域東西北三面際海東西二萬餘里南北六千里其東西之中以烏拉嶺分界卽葱嶺北幹亦名大里布山橫抵冰海烏拉嶺以東水皆入北海烏拉以西水皆西南入裏海地中海其山川城郭人物畜牧種植痘疫五方風氣部類別處師兵羅衛與中國大同其地產名馬兵長騎戰長火器甲堅可禦銃彈其國奴僕浮于兵額大部落之奴僕有至十二萬者其奴僕一備戰一司農每農給田五十畝養一兵一馬無餉兵之費其教崇耶穌以紀年其書橫行自左而右西合拉提諾東合托忒烏珠克而轉譯蒙古清漢文拉提諾者西洋字體

托忒者厄魯特字體烏珠克者唐古特字體康熙四十四年俄羅斯貿易使至

上閱其文字謂兼三體云初俄羅斯

東邊接黑龍江江者以外興安嶺爲界當明末季我

大

清方定黑龍江索倫達瑚拉及使犬使鹿各部東北際海而俄羅斯東部曰羅刹者亦踰外興安嶺侵偪黑龍江北岸之雅克薩尼布楚二地樹木城居之兩師相值各罷兵旣又南向侵掠布拉特烏梁海奪四佐嶺崇德四年

大兵再定

黑龍江毀其木城歸而未及戍守也兵退而羅刹復城之順治十一年遣兵於黑龍江逐之十五年調高麗兵逐之又數遣大臣督兵以餉不繼半途返順治十二年十七年俄羅斯

兩附貿易商人至京奏書絕不及邊界事康熙十五年貿易商人尼果賚等至 聖祖召見之貽察罕汗書令約束羅刹毋寇邊久之未答也而羅刹復東略人畜於赫哲費雅哈地藪我逋逃阻我索倫貂貢將割據黑龍江東北數千里甌脫地 上以其密邇畱都不可滋蔓又重開邊釁乃于二十一年遣都統彭春等以兵獵黑龍江徑薄其郭偵形勢于墨爾根及齊哈爾各築城戍之置十驛通水運又令喀爾喀車臣汗斷其貿易令戍兵刈其田稼以困之二十四年四月官兵乘冰解水陸並進克其城縱其人歸雅庫舊部二十五年正月羅刹復以火器來據城我師圍攻之死守不去時荷

蘭貢使在都稱與俄羅斯鄰乃

賜書付荷蘭轉達其汗

時察罕汗已卒新察罕汗嗣立知中國東方距已遼遠且限以行國非若西北之西費雅西南之圖里雅近在肘腋所必爭也海道往還迅速九月復書卽至言中國前屢賜書本國無能通解者今已知邊人構釁之罪卽遣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之圍明年使由北方陸路至喀爾喀土謝圖汗境文移往復二十八年十二月始與我大臣索額圖等會議于黑龍江一循烏倫穆河上游之石大興安以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黑龍江之溪河盡屬中國山北溪河盡屬鄂羅斯一循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呼納河爲界南岸盡屬中國北岸屬

聖正言 卷六 三十一
俄羅斯乃歸我雅克薩尼布楚二城定市于喀爾喀東部之庫倫而立石勒會議七條滿漢拉提諾蒙古俄羅斯五體文于黑龍江西岸于是東北數千里化外不毛之地盡隸版圖初準噶爾之擾喀爾喀及中國也動言借俄羅斯火鎗兵六萬以張聲勢然俄羅斯方西用兵無南侵意噶爾丹敗往投亦不受及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死五十年土爾扈特使由俄羅斯至上爾扈特者本與厄魯特爲四瓦刺之一于明季與厄魯特不睦西越哈薩克投俄羅斯以其行國也指裏海額濟勒河之南圖里雅之東哈薩克之北無城郭地與之使游牧已七八十年至是聞準夷敗滅來貢 聖祖

欲悉其要領乃使兵部郎中圖理琛等往報之假道俄羅斯經西悉畢爾及喀山兩斯科往返行三載以五十四年三月歸繪圖呈 御覽又爲異域錄數萬言記其所經河道大者曰色棱格河曰厄爾齊斯河皆發源中國流入北海其近北海處夏至無夜色棱格河在土謝圖汗部受鄂爾昆河土臘河之水徑俄羅斯境爲楚庫河又北爲昂可刺河以入北海使命往來皆由此出入焉我使臣過境時邊臣以察罕汗命厚致禮餼以兵護行時察罕汗春秋四十有一在位二十六年矣其後汗卒子幼其妃代臨朝爲叩肯汗華言女主也雍正五年其使臣薩瓦復與我喀爾喀親王策凌議喀爾喀

北界白楚庫河以西沿布爾穀時山至博穆沙嶺爲兩國邊境而定市于恰克圖議定陳兵鳴砲謝天立誓俄羅斯國在大西洋崇天主教其南境近哈薩克者崇回教其東境近蒙古者崇佛教故嘗遣人至中國學刺麻經典以綏東方之衆并遣子弟入國子監習滿漢語言文字居于舊會同館十年更代爲例乾隆十九年土爾扈特使復由俄羅斯入貢二十二年我師定西域叛賊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朝廷命理藩院移文索之俄羅斯以渡河溺死聞旣而患痘眞死乃于明年移尸恰克圖請大臣往驗之而厄魯特叛賊舍楞害我副都統復逃于俄羅斯我使索之又不與上怒絕

恰克圖貿易而舍楞于三十六年誘土爾扈特全部十餘萬衆趨伊犁來降時俄羅斯與圖理雅國兵爭圖理雅以其先世控葛爾汗失地故世仇不服俄羅斯屢徵土爾扈特兵攻之土爾扈特兵不善戰憚于征役叛逃投中國廷議諸臣恐以收納逃亡啟邊釁高宗命理藩院移文其邊吏告以伊犁本我地土爾扈特本中國部落舍楞乃我叛人歸斯受之無爽盟約俄羅斯無他言亦不問土爾扈特所往四十四年開市五十四年復以納我叛人閉市嚴禁茶葉大黃出界逾三年復通市時汗位已數傳夫死妻立妻死子立恰克圖辨事大臣松筠于五十六年言女汗之子已長成年三

十餘將來嗣母位云其聘中國未嘗遣正使皆貿易人來附請大皇帝安朝廷亦因其人答之嘉慶十年女汗之子嗣立特遣正使來至邊界議禮不合而返故會典禮部載朝貢之國九俄羅斯不與焉惟理藩院設庫倫辦事大臣掌蒙古與俄羅斯貿易之事與東西兩將軍會商皆行文于其國薩那特衙門不直達其汗也俄羅斯既地廣物阜凡諸國至俄羅斯市者則衛藏以西沙章汗愛烏罕各部其外市則西至安集延伊犁哈密喀爾喀東至黑龍江秋高馬肥被氊捆貨而至面白微頰高準采鬢髯紅氈帽油鞞帳居者布列恰克圖及黑龍江西岸恰克圖迤東爲車臣汗部十四卡倫地

稍平行迤西則高山密林中通峽溝卽色楞格河東岸繇亘至庫倫八百餘里天然險隘也方準噶爾強時曾以兵窺俄羅斯境由額爾口城深入六百里不見一人疑俄羅斯設伏誘已遂遁還然自準噶爾滅于中國俄羅斯亦震我兵威故二百載無邊患始俄羅斯在明初立國時俗尙樵悍未識西洋技藝至比達王才武奇杰離其國都潛遊他國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返國傳授其所造戰艦火器反爲西洋最其境與英吉利佛蘭西中隔數國惟舟行由地中海可相往來自俄羅斯日強大大西洋各國忌之康熙二十七年英吉利蘇以天王以兵船由地中海攻之俄羅斯縱其登岸而截其歸

路會天大雨雪敵軍多凍死英吉利王由北都魯機國逃歸
 嘉慶十三年佛蘭西波利稔王選兵十三萬并約諸國兵五
 十萬攻之俄羅斯舉國遷避空其都城待佛蘭西深入乘風
 雪夜潛回縱火風烈火猛佛蘭西兵大潰遁自是威震大西
 洋近日復與英吉利爭中印度別詳後記別記載五
印度志內

臣源曰俄羅斯古不通中國漢書康居西北二千里有奄蔡
 國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涯即北海其今俄羅

斯西域哉又言丁令在北海上唐書骨利幹國居瀚海北地

北距海其今俄羅斯東域哉魏書烏洛侯國從難水北行二
十餘日有于已尼大水即北海

皇清通考據此疑烏洛侯即俄羅斯然魏史列高麗國百濟
勿吉契丹諸東夷間又稱為拓拔先世舊墟且難水今黑龍

江則所稱有于已尼大水者蓋塞外得水謂海之例非俄羅
 斯北之大海明矣盛京通志云今黑龍東北有大泊即于已
 尼大水又一統志幹難河即黑龍江之源故黑龍江亦名難
 水舊唐書曰烏羅渾國即後魏之烏洛侯也亦謂之烏羅護
 在長安東北六千三百里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桓相
 接云云是烏洛侯即今索倫錫伯之地非俄羅斯益可證官
 書四裔考之誤况原書作烏洛侯而徑改元史稱阿羅思地
侯為俟以叶斯音亦叶牽強今并不取

南去大都萬餘里元太宗時有其地然欽察阿速諸國及嶺
 北諸部皆不屬阿羅思則初境狹小尙不及今俄羅斯地十
 之二至近日乃橫絕東西北海又南侵及印度界其興勃然
 方乾隆中土爾土特之棄俄羅斯而來也以俄羅斯與圖理
 雅國之控葛爾汗構兵圖理雅一作普里社控葛爾
一作空科爾一作洪豁爾土爾扈
 特方恨其上國征役之迫播遷之勞故其愬告中國也皆貶

察罕而張控葛謂控葛爾汗國在俄羅斯之北征討俄羅斯
 察罕汗幾為其所覆城環萬里富雄八溟而中國縉紳亦輒
 信之筆諸載籍荒矣哉夫圖理琛之奉使也稱所經地距北
 海僅一月程其海濱夏至前後不夜而康熙六十年俄羅斯
 人至稱其地去北極二十度以上為冰海人不能至 聖
 祖始信古記北方層冰冬夏不化之言為不誣蓋夏至不夜
 則冬至不晝故市舶但有東西南洋從無至北海之人是其
 國已極北迫近冰海安得復有大國在其北乎俄羅斯與荷
 蘭英吉利大西洋諸國接壤環峙構兵通市而利瑪竇南懷
 仁諸地圖開方計里眉燦星臚何地更位置此數萬里之控

葛爾商舶從未通人迹從未至乎今西洋互市數十國有普
 里社者偪俄羅斯西界蓋即異域錄所稱圖里雅控葛爾汗
 與俄羅斯構兵之國是汗名非國名粵人稱普魯社為單鷹
 以其國商舶歲至粵互市並非荒渺絕域聞見錄妄聽傳聞則好奇輕信之過乾隆末庫倫辦事大
 臣松筠撰綏服紀略亦闢控葛爾大于俄羅斯之夸誕黔縣
 俞正燮亦辯正趙氏翼謂鄂羅斯無火鎗其汗通我侍衛之
 誣妄然又謂利瑪竇等地圖不知有俄羅斯今考利瑪竇圖
 以鄂羅為縛羅日縛羅答曰縛羅得抹曰縛羅德沒三地相連甚大又有葛勒斯國皆
 在地中海之北歐羅巴東境正當俄羅斯國都南懷仁圖說
 則曰歐羅巴州東北有莫哥斯未亞大國東西萬五千里南

北八千里中分十六道兵力甚強日事吞併其地極寒冬至
 晝僅二時皆即鄂羅斯之明證不可謂佛蘭西非佛郎機英
 吉利非英圭黎榜葛刺非孟加臘彌利堅非墨利加也今物
 臚其事涉中國者於篇餘詳海國圖志

附錄澳門月報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報曰我等聞俄羅斯之
 權柄陰謀有大害于我等東邊之印度巴社等國蓋俄羅斯
 皆由鴉片並茶葉多得中國之利益而俄羅斯亦欲奪我等
 印度之貿易稅餉令公司所屬之地不能安靜亦已足矣又
 何必再用刑法來相害耶一八三十七年我等所屬印
 度各地方出兵攻取印度西北直到干拏哈又至加布爾英
 國兵馬已近西藏之西界相距葉爾羌什哈地方不遠邊
 疆上駐札有大兵在此幾座城與達機士頓並附近各國貿
 易極大中國看我等先時在印度不過只有貿易行而已後
 來却全勝印度地方又見我等再得新奇坡又見我等好似
 有勝謀澳門小呂宋之意又見好似有犯中國之意故此中

國將自己之各埠頭塞閉只准在廣東貿易不肯待我等與
 大西洋俄羅斯一樣今又兼有俄羅斯人挑動故用此膽大
 之法我等今要中國待我與
 大西洋俄羅斯一體相同

俄羅斯附記

大海南洋曰印度海與後藏緬甸相鄰而廓爾喀貫其中其鄰廓夷之孟阿臘則東印度也再西南之孟邁則南印度也溯印度河北上為溫都斯坦則中印度也一作興都一作痕都即印度之音轉再北為克什彌爾古蜀賓國則北印度也印度河西岸凡巴社各白頭回國則西印度也即白頭其國皆在葱嶺西南接中國西域近日西洋英吉利自稱管理五印度蓋惟北印度未為所據其東西兩印度各有少半而中南二印度則幾盡并于英夷此皆近日事也方康熙雍正間英夷僅據有孟阿臘孟邁二

聖元記 卷六 六
埠未窺印度全境而鄂羅斯亦方與西北普魯社構兵
未遑南牧凡葱嶺以西瀕地中海東岸皆統于天方之
回教故乾隆中西域甫平温都斯坦尙與巴達克山構
兵雖旋爲愛烏罕所并愛烏罕即古大月氏亦回教非西洋教及
乾隆嘉慶以來鄂羅兵由黃海攻服黑海各部又日沿
裏海南侵而英吉利亦吞并温都斯坦沂印度河北上
于是葱嶺以西自布哈爾愛烏罕諸大國外凡近裏海
之游牧回部號韃韃里者皆并于鄂羅斯凡夾印度河
及南洋之城郭回國半屬于英吉利矣裏海即加士比
亦名鹹海亦名北高海明史謂游牧之蒙古曰
韃韃西洋人謂游牧之回部曰韃韃皆音近其英鄂

二境之中尙隔有數回國彼此各距數百里及道光十
九年温都斯坦北境有阿付顏尼部者與沙蘇野部相
攻沙蘇野酋請救于英吉利英吉利遂起各印度駐防
之兵攻滅阿付顏尼部阿付顏尼酋亦走懇于鄂羅斯
鄂羅斯復起駐防韃韃里之兵南攻巴社取機洼取木
哈臘欲恢復阿付顏尼部以直攻印度英吉利兵據險
力拒于是英鄂二邊境僅隔興都哥士一大山而血戰
無虛日矣興都即印度二字音轉蓋
山界北中二印度之間阿付顏尼及沙蘇
野二部皆在是山之南機洼及木哈臘皆在是山之北
而沙蘇野之部落亦有軼出山北者是爲英鄂交惡之

由與交兵之界沙蘇野王以道光十八年為阿付顏尼
 破走投援印度時英吉利鎮守印度之大兵帥曰□□
 □副兵帥曰沙機尼遂于十九年七月起孟阿臘孟邁
 溫都斯坦三部之兵使沙機尼將之而沙蘇野酋自以
 所部兵嚮導時阿付顏尼酋自都于加模爾城遣其次
 子以兵三千五百守牙尼士城長子以兵數千守加布
 爾城牙尼士城本險固于其城門前復增重濠重牆守
 禦甚固英吉利軍先營近郊誘戰不出乃督馬礮軍駱
 駝礮軍步礮軍三路進攻此三軍謂以馬負礮以人扛礮也又開
 天礮擊之天礮者仰空發礮飛墮城中遂逼城而營并

以兵扼加布爾援軍之路阿付顏尼酋遣其長子領千
 五百騎步兵三千由加布爾城赴援夾攻後路為沙蘇
 野部兵擊退次日遂會各營專攻城門更番迭進城內
 兵亦死力鏖戰既而天礮從空雨下城中震號爭潰遁
 几二晝夜拔其城禽其次子乘勝兩路進攻加布爾城
 阿付顏尼酋同其長子率兵萬有三千守格麻關而軍
 士奪氣望風解體父子率三百騎走保麻緬棄芻糗火
 礮礮械山積英吉利遂據二城遣沙蘇野王復國酌
 留歐羅巴兵溫都斯坦兵及阿付顏尼新降兵助守其
 地此英夷侵北印度之近事阿付顏尼既遁麻緬則遣

使乞師于鄂羅斯鄂羅斯鎮守韃韃里之兵帥久豔東南印度之富特隔于各回部至是乘各部自闕謀由巴社以圖印度巴社者回回祖國即來粵貿易之白頭番所謂港脚者也舊屬于英吉利故英吉利兵帥曰律屋蘭者以兵助巴社拒之鄂羅斯復以收取逃奴為名襲破機洼及木哈臘二部皆游牧回子之近阿付顏尼者又攻取沙蘇野所屬三部落之在興都哥士山北者遂駐兵荷薩士河與英吉利中印度接界并使人習印度法律語言又購木哈臘人嚮導無一日忘印度而英吉利亦嚴兵阿付爾顏界為備且議還阿付顏尼酋于故

地以息外構而增藩蔽議未定而廣東之事起是年

大清怒西洋鴉片烟之耗蠹中國欽差大臣赴

廣東嚴禁鴉烟并罷英夷互市聲其罪惡布告諸國諸

國如佛蘭西彌利堅讐英夷者咸稱快廓爾喀亦白駐

藏大臣願所部兵攻東印度又傳聞鄂羅斯使臣已自

比革爾起程比革爾乃鄂羅斯東藩屬地與喀爾喀蒙古相近赴北京約

中國兵由緬甸西藏夾攻印度事雖未行而英夷則惴

惴甚或欲乘鄂羅斯使臣未至京之前速行入寇

或料中國疑鄂羅斯更甚于疑他國未必遽信其言是

時南洋西洋諸國聞罷市之信各埠茶葉大黃皆不肯

售踊貴價倍而英夷國中繳烟價罷關稅各缺銀千餘萬員諸銀肆皆不肯出貨銀價復翔貴借貸鄰國銀肆數百萬充兵餉而彌利堅佛蘭西先後在粵請助兵船爲中國効力亦屢見于粵中督撫及將軍之章奏事則可徵也時則可乘也前記中以夷攻夷之議尙或迂之而不察故復述是篇而以澳門探報附其後

臣源曰由近事溯之乾隆則準酋阿睦爾薩納之來投請兵也盈廷喙拒獨高宗排羣議用之遂一戎衣而定伊犁矣土爾扈特之棄俄羅斯來附也盈廷喙拒獨高宗排羣議受之并移檄鄂羅斯剖明曲直卒

盡臣以刺四大部矣由近事溯之康熙則俄羅斯所部東偏黑龍江聖祖附書荷蘭轉達鄂汗海道往還半

載得報遂索倫地數千里矣準噶爾請援兵六萬于鄂羅斯聖祖移書宣示利害絕其糾約噶爾丹敗無可投卒潰竄死矣聖神籌運于廊廟之間而指麾

喉使于數萬里之外豈不在識夷情洞敵勢哉西藏一陷于準噶爾再陷于廓爾喀彼時氛惡焰熾孰不畏道遠勞師而兩朝深維利害不惜笨入撻伐恢域犁庭是以北懾準夷西震印度奕世而後尙有願效馳驅之廓夷夾攻印度之鄂部請助海艘之島國待我驅策

同我敵愾故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此擊則彼應威立則令行事會之來間不容髮哉

附錄澳門月報即所謂新聞紙也

道光二十年七月澳門接印度五月十四日來信

即中國四月十三日論及鄂羅斯欲攻打印度之事蓋我英

國之印度兵攻取與都哥士山在巴社國南邊各部落

而鄂羅斯邊境在此山之北三年前尚有回教四

五國亘隔英吉利與鄂羅斯屬國之間各遠數百

里今止隔一大山而已鄂羅斯近日直攻至韃韃

里之機注韃韃里謂游牧回部如哈薩克布魯特之類東起葱嶺西至裏海南界印度北

界鄂羅斯皆是也機注皆因我等攻取阿付顏尼

部此部原屬巴社今為英吉利所據在鄂羅斯

人亦攻至荷薩士河韃韃里地已約木哈臘亦韃

南方部落近阿付顏尼同取阿付顏尼部以攻打印度

為我英國兵頭沙阿力山及馬約里治堵禦故計

不行鄂羅斯前在希臘巴社國東方部與巴社人

立約欲收服阿付顏尼以攻取印度亦因我兵頭

律屋蘭所拒巴社即白頭回國南抵海後詭稱收

回逃散奴僕突攻取機注及木哈臘人皆謂鄂羅

斯既得此二地當必退兵乃又日日使人學習印

度事務又與木哈臘人立約同取阿付顏尼不知
鄂羅斯人要到何地方肯住手現聞鄂羅斯使者
已自比特革起程由韃韃里到中國此韃韃里謂
塔爾喀蒙古
蓋凡游牧各部皆
謂之韃韃也必慫恿中國人與英國爭鬪并欲
得 北京出 諭與緬甸人使前來攻擊不
知何時使臣能到得 北京我等切不可閉目
不理鄂羅斯人曾以兵威自黃海攻至黑海一帶
地方以廣其國境所以今日必要隄防其在荷薩
士河駐札之兵前來攻擊倘我將阿付顏尼防兵
撤回則鄂羅斯人必帶領木哈臘之兵同攻阿付

顏尼矣我等今年若將阿付顏尼之王復立于加
模爾城阿付顏
尼舊都即應帶兵過興都哥士大山取回
沙蘇野所失去之三部落一日袞都斯一日麻爾
格一日模特散皆在阿
付顏尼之北然我兵到彼必定遇鄂羅斯兵與木
哈臘兵約會夾攻我兵我兵恐即擾亂而回亦或
與鄂羅斯人相持大抵英鄂二國在阿細亞洲交
戰之事不久即至我等宜先預備出兵矣

國初征撫朝鮮記

康熙四十五年

聖祖諭曰外藩惟朝鮮聲明文物

近中國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其國時八道諸島軍

無不到其國亡而復存故國人樹碑于

文皇帝駐

軍之地頌德至今其尤可嘉者當明末造固守臣節始

終未嘗貳明大哉

王言勸忠海外教忠百世乎朝

鮮禹貢青州逾海之地舜割爲營州周封箕子本中國

地也與盛京僅界鴨綠一江我

太祖高皇帝天命

四年明兵二十萬四路來侵朝鮮遣其將姜宏立以兵

助明海蓋軍合營富察之野天反風疾雨火器卻焚我

師乘之大捷。姜宏立以兵五千降。上歸其部將十

餘。以書諭國王李暉曰：昔明以兵救爾，倭難故爾國亦

以兵勤明，勢不得已，非於我有怨也。今所禽將吏，以王

之故，釋令還國。王其自審去就，朝鮮不報謝，我軍征瓦

爾喀，復出境拒我。瓦爾喀部在鴨綠江之北，興京之南，長白山之麓，與朝鮮接界。屢與

我烏拉部貝勒布占泰構兵。太祖上賓，亦不遣使

弔問。而明總兵毛文龍招遼遺民數萬守皮島，亦名東

江，在鴨綠江口，去朝鮮及我朝東境各八十里，屢出師

襲沿海城寨，牽制我朝。與朝鮮犄角，會朝鮮叛人韓濶

鄭梅亡入我朝，請為鄉導，構兵端時。太宗文皇帝

天聰元年，當明天啟七年，朝鮮國王李倧嗣位之三年

也。正月，命貝勒阿敏等率師征朝鮮，渡鴨綠江，先

敗文龍兵于鐵山，遁還皮島，遂克義州、定州及漢山城，

屠其軍民數萬，焚糧百餘萬，長驅而進。是月，渡青泉江，

克安州。唐太宗所攻安市城也。進師平壤，城中官民悉

遁，遂渡大同江。次中和，二月，次黃州。國中震恐，求援于

明，及求成于我之使，絡繹明遼東巡撫袁崇煥，遣舟師

援皮島，又遣精兵九千，偪三岔河圖牽制而我。太

宗亦恐明窺國，兵虛實，親出巡邊，耀兵遼河岸，為備時

征朝鮮之師，已偪國都，倭挈妻子遁江華島，復遣使詣

軍謝罪江華島在開州南海中我軍無舟不能渡也乃遣使赴島宣諭而駐軍平山以待倭遣族弟原昌君李覺等獻馬百虎豹皮百綿綢苧布百布萬有五千於是遣使往江華島蒞盟三月庚午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和議成約爲兄弟之國初朝鮮之求成也諸貝勒等議以明與蒙古兩敵環伺國兵不可久出且俘獲已慊願宜許其成而阿敏慕朝鮮國都城郭宮殿之壯不肯旋師于是貝勒濟爾哈朗及岳託碩託乃密議令阿敏軍平山而先與朝鮮盟事成乃告阿敏阿敏謂已不預盟仍縱兵四掠乃使李覺復與阿敏盟于平壤城

上

復馳諭阿敏毋復秋毫擾乃分兵三千戍義州振旅而還四月李覺隨大軍入朝是秋從倭請召還義州之兵並許贖所俘人民定議春秋輸歲幣互市中江是年明經略袁崇煥殺毛文龍于雙島諸島兵無主三年我師伐明縱反間殺明督師袁崇煥五年將乘虛征諸島徵兵船于朝鮮使至其國三日乃見倭曰明國猶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國可乎自是漸渝成約七年賜倭書責以減我歲幣匿我逃人侵我葭畜之罪并議罷遣使專互市是夏明毛文龍所部副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叛明以舟師二萬人自登州渡海來降遣使徵糧朝

鮮曰爾國視明猶父十輸其粟我今既為兄獨不可與一次乎侗不從俟孔耿已歸瀋陽獨我朝將吏在舟始發粟往濟然于所索會寧城逃人及布占泰之人屢書陳辯復加築京畿黃海平安三道十二城

上以書

責侗負義州互市之約停我緞布減我復價

原議復每兩價銀十

六兩朝鮮止給九兩又吳漢槎初至寧古塔煎服人葭牛斤反腹瀉

國初葭價之賤如此且瓦爾

喀係女真部落非布占泰蒙古之比謂我不當索曷觀

遼金二史八年春 上欲與明議和令侗轉達侗以

書告皮島守將迄無成議是冬侗使至拒索逃人及互

市詞甚厲又欲坐我使臣于朝鮮大臣之下 上怒

却其幣留其使初朝鮮使來我朝亦屢使報禮又遣使

往弔其祖母及王妃之喪其上書稱奉書貢物曰歲幣

彼此相稱曰貴國敝國曰不穀蓋猶用鄰國通聘之禮

也至是大軍平插漢部林丹汗得元傳國璽于是入和

碩貝勒及外藩蒙古四十九貝勒表請上尊號 上

曰朝鮮兄弟之國宜與共議于是內外諸貝勒各修書

遣使約朝鮮共推戴朝鮮諸臣爭言不可且以兵守我

使臣我使臣英俄爾泰率眾奪馬突門侗遣人追付報

書又以書諭其邊臣戒嚴有丁卯年誤與講和今當決

絕之語我使并奪之以獻 天聰十年當明崇禎八年

也。四月改元崇德國大清。朝鮮使李廓等來朝賀。不拜。賜書令送質子。復不報。是時我朝已臣蒙古。破明軍。無內顧憂。乃于十一月祭告天地。太廟。堂子。禡牙親征。馳檄朝鮮官民。討其敗盟之罪。十二月諸蒙古各以兵來會。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居守。命武英郡王阿濟格。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分屯遼河海口。以備明海師。援襲之路。命睿親王多爾袞。貝勒豪格。分統左翼。滿洲蒙古兵。從寬甸入長山口。命豫親王多鐸等統先鋒。千有五百。徑擣國都貝勒岳托等。以兵三千繼之。而上親率禮親王代善等諸軍進發。共十萬。渡鎮江。

次郭山城。降定州安州。次臨津江。江在國都北百餘里。與都南之漢江夾拱。王城者也。時江冰未合。及車駕將至。冰驟堅。六師畢濟。而豫親王前鋒馬福塔等。以三百騎潛襲土京。敗其精兵數千。倅倉皇遣使迎勞。城外款兵。而徙妻子江華島。自率親兵逾江。保南漢山城。皆其國天險也。漢江一名熊津江。其國都恃以為險。餉運皆萃于此。我軍入其都城。豫親王及貝勒岳托亦定平壤。抵王京。合軍渡江。圍南漢山城。敗其外援者三。敗其城中兵者再。其前投朝鮮之瓦爾喀三百餘戶皆來歸。上至。分兵搜剿都城。而親統大軍渡江。敗全羅忠清兩道援兵。遣使賫。敕。

聖訓言 卷六
往責朝鮮大臣明年正月旋師北渡營城東二十里江岸其睿親王等左翼軍由長山口克昌州敗安黃寧邊等州援兵萬有五千至是來會貝勒杜度送大礮至臨津江冰泮復合如前初倭遣使告急于明并檄國中諸道勤王欲固守以待外援時明國方急流寇不暇卹鄰登萊總兵陳洪範舟師出海守風不敢渡國中東南諸道援兵相繼奔潰西北援兵逗撓峽內不進城中食且盡我軍四路並出分略諸道如震霆烈燄倭再上書請成 上降勅切責令出城親覲并縛獻倡議敗盟之人倭始奏書稱臣乞免出城適其妻子及大臣家口在

江華島者我睿親王以輪挽小舸出陸出海礮沉其大艘三十而小舸徑渡敗其烏鎗兵千餘遂入島城獲王妃王子宗室七十有六人羣臣家口百有六十六人皆客諸別室 上諭倭江華島已克家室無恙速遵前詔出城來見倭乃獻出倡議敗盟之宏文館校理尹集修撰吳達濟及臺諫官洪翼漢詣軍前 上敕令納明所給誥命冊印委身歸命質二子奉正朔歲時貢獻表賀一如明國舊制有征伐調兵扈從并獻犒師禮物毋擅築城垣毋擅收逃人則三百年宗社數千里封疆保爾無恙倭頓首受命二月從數十騎出城先于漢江

東岸三田渡築壇設黃幄

上陳儀衛渡江登壇作

樂將士環甲肅列侏率其羣臣離南漢山五里許步行我朝遣使迎一里外告以儀節

上降坐率侏及其

諸子羣臣拜

天禮畢

上還坐侏率其下伏地

請罪宣詔赦之侏復率諸子羣臣九頓首謝令坐壇下左側西向位諸王上賜燕畢還其君臣家屬于王京二月盡召回諸道之兵振旅而西侏及諸子羣臣跪送十里外詔以朝鮮新被兵先免丁丑戊寅兩年貢物以己卯年秋爲始如力有不逮臨時自有定奪朝鮮臣民樹碑頌德于三田渡壇下四月侏送質子涅溟等至五月

攻明皮島以明降將孔有德等爲鄉導乘朝鮮兵船盡俘島衆數萬而還明人自是不復守島崇德三年

上將伐明徵朝鮮兵從失軍期降敕切責

命遣舟

師討東方庫爾喀之叛入熊島者俘其渠來獻六年大軍攻明錦州調朝鮮舟師五千運糧萬石尋侏奏言軍船糧船三十二艘并米石水手漂沒無存

上以從

前海運間遭風未有全漂者降

詔切責刻期督催

復運糧萬石船百有十五艘由大小凌河口進至三山島遭風礁所壞者五十餘艘又爲明水師所截擊僅存五十二艘至蓋州不能前進請從陸運

詔責朝鮮

三艘漂入明境通信及見明兵船不迎敵又不由水路前進朕亦安用此米為或棄道路或載歸本國聽爾自便朝鮮臣李慶業大懼請冒險水運 上許其改從

陸止留火器兵千斫役五百餘悉遣還既而運糧士馬久不至遣使往朝鮮詰責并鞫其大臣得其尚書金聲黑尼閣臣申得英阻撓狀七年錦州大捷明遣使議和 上將許之而將士咸欲進兵 上降敕詢倥令

直陳所見倥以止殺安民上符天意對已復偵有明兵船二至朝鮮界 上嚴詰之得其閣臣崔鳴吉兵使

林慶業等潛通明國書饋往來諸狀逮訊治罪八年九

月

世祖章皇帝即位頒

太宗文皇帝遺詔免

朝鮮歲貢三之一順治元年以平定中原遣質子歸國免其歲貢之半并大赦其國中死罪以下其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屢免貢額僅存十之一不悉書朝鮮雖外藩也實同內服自康熙以後國大饑則海運漕糧以賑之國中討賊則頒有功將士萬金以犒之明史告成許更正其先世莊穆王倥篡逆之誣皆他國所未有而使臣筵宴國王輒卽席賦詩其陪臣來貢亦輒預上元詩宴國雖不競于武而文學禮教有箕子遺風箕子以後至唐世都平壤在今都西四百里五代始東徙開州在今

都之西二百里距明初王旦又東徙今都夾熊津臨津
 鴨綠江五百餘里
 二江之間以控制諸道其山脈自長白山之陽東南走
 四千餘里而至釜山際海與日本對馬島相峙一帆半
 日可達崇德三年日本島主平智連致書朝鮮增索土
 產器幣國王李倣獻其書并請遣使往以觀其變時日
 本觀釁而動卒懼我朝天威不敢犯朝鮮其國南北二
 千里分八道統郡四十有一府三十有三州三十有八
 縣七十

皆崇山絕島惟釜山與對馬島相望為倭寇出入之關
 由釜山入王京必經全羅慶尙二道而全慶之間雲峰
 大邱皆可據之險萬歷間劉繼以兵五千戍全羅二載
 海外截然其王京踞八道之中北倚叢山南環滄嶠忠
 州左右烏竹二嶺羊腸遠曲有一夫當關之雄倭嘗守
 此以防明師之南渡而明副將吳惟忠孤軍久戍以備
 倭舶之內窺是其地利非不可恃也安平咸鏡俗尙弓
 馬人驚悍耐寒苦是兵非不可用也徒以八道十九無
 城不知王公設險守國之義兵多長衫大袖無訓練又
 俗貴世官賤世役一切草莽梟桀之材禁錮勃鬱往往

聖武記 卷六
東走倭西走遼爲腹心患故屢覆于敵國且平壤西北
鴨渚二江俱南通渤海倭夷尤長陸戰儻別遣一旅斷
平壤則王京無西南之援有國者自強爲上能審已結
大援者次之故一意親附中朝馮藉聲靈折衝外侮自
明至今卒收其效危蒙勸救之助安被怙恃之福所謂
甲冑乎忠信干櫓乎禮義者則庶幾焉

乾隆征緬甸記上

滇邊西南爲大理麗江永昌騰越正南爲順寧普洱元
江諸府州地斜袤四千里皆界緬甸而永昌之虎踞天
馬二關其門戶大金沙江自西藏貫其國入海或言卽
禹貢黑水入南海之路也於唐爲驃國至元始爲中國
患世祖成宗數征之未得志明萬厯中宣慰使莽體瑞
者吞諸部并臣木邦蠻莫隴州千厓孟密諸土司獨孟
養再破緬而卒亦并于緬遂爲貝葉書與中國自稱西
南金樓白象主與敵者惟南掌暹羅景邁古刺諸國及
莽應裏爲劉綎鄧子龍擣阿瓦破降之其後巡撫陳用

賓又約暹羅夾攻屢破之由是不敢內犯惟與暹羅及古刺景邁世仇明永歷入緬時其遺臣散入各國李定國遣馬九功約古刺遣江國泰約暹羅議犄角攻緬裂其地二國各遣使報諾而大清兵取永明王于阿瓦二國之師失望而返既而三藩叛亂緬益遼隔竟國于西南不臣不貢雍正九年緬與景邁交鬪景邁使至普洱求貢乞視南掌暹羅雲貴總督鄂爾泰疑而卻之景邁者世所傳八百息婦國也居景邁城者為大八百居景線城者為小八百在緬甸國東戶十萬明世與緬同為宣慰司中滅于緬旋恢復故世仇也畏緬之偏求通中國以自重緬密遣人至車里士司探虛實知景邁貢被卻則大喜陽言緬來歲亦即

入貢旋興兵二萬攻景邁而貢竟不至其國都曰阿瓦兼有十三路南路近海為洞吾古刺北東二路近中國北路孟密孟養孟拱東路木邦孟艮絕長補短約三千里其北路孟密之蠻莫新街老官屯為金沙江達阿瓦之道即永昌虎踞關外明桂王舟行入緬之路也東路木邦孟艮在耿馬土司滾龍江南直普洱邊外地稍平李定國吳三桂趨阿瓦之路也江東有波竜山銀場與我邊之茂隆銀場相連乾隆十八年茂隆場商吳尙賢者說緬入貢緬酋麻哈祖遣使以馴象塗金塔郇關求貢使至京錫賚如例而吳尙賢旋被滇吏借事斃諸獄

于是茂隆銀場衆皆散明年緬酋爲木疏土司雍籍牙

所篡雍一作夔以雍讀去聲而譌也考緬酋來文稱相傳一千七百餘年蓋其先世雍由者于漢和帝永

元九年受印綬至乾隆庚戌凡千六百九十三年也唐有雍堯明有雍罕今有雍籍牙皆一姓相傳之證惟

桂家與木邦二土司抗不服遂治兵相攻桂家酋宮裏

雁一作古利宴敗竄近邊孟連土司刀派春奪其孥賄爲桂

酋妻囊占所襲殺總督吳達善使人誘宮裏雁戮之而

木邦土司亦兵敗走死于是緬酋益無忌浸尋及我耿

馬孟連諸土司且以兵來邊外索木邦逸酋矣初我諸

土司之近緬者皆于緬私有歲幣自木疏據國後諸上

司以其故等夷不復餽獻緬酋遣兵勒索之及桂家木

邦敗竄我邊吏不扶植之反爲助翦所忌遂漸及我內

屬諸土司而囊占怨孟連與緬又兼怨中國欲搆使相

鬪乃嗾孟良酋使內犯車里土司揚言將渡袞龍江時

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普洱永昌邊外一日數驚總兵劉

得成參將何瓊詔游擊明浩等三路皆敗時劉藻代吳

達善爲總督常鈞爲巡撫束手無策詔降劉藻湖北巡

撫藻自刎死時乾隆三十年也詔大學士楊應琚自陝

甘移督雲南應琚至會普洱賊漸退官兵得以其間收

復車里孟良整欠諸地分隸土目應琚見事機順利密

奏緬甸可取狀諸將希意言內附者紛紛日告若孟密

聖正言 卷六 三
若木邦若孟養若蠻暮若整邁等皆遣人誘致其酋使
獻土或招其子弟及所屬小土司代獻其表皆言所屬
地一二千里戶十數萬應琚悉據入奏其實其土地戶
口皆懸在緬地我不能有也于是應琚自普洱移駐永
昌移文檄緬言天兵數十萬陳境上不降卽進討緬賊
聞乃大出兵攻木邦攻景線皆陷之時副將趙宏榜以
兵數百襲克蠻暮之新街其地扼金沙江水口緬與中
國互市處據阿瓦上游爲緬必爭之地賊以兵溯江而
上抵新街宏榜燒器械輜重走還鐵壁關賊數萬尾而
入應琚憂甚痰疾遽作詔兩廣總督楊廷璋赴滇代治

應琚軍又遣侍衛傅靈安挾御醫視應琚病且密察軍
事提督李時升調兵萬四千令總兵烏爾登額由宛項
進剿木邦總兵朱崙由鐵壁關進守新街賊佯遣人議
款而分兵繞入萬仞關圍永昌騰越各邊營汛朱崙由
鐵壁關退守隴川應琚時升嚴檄烏爾登額劉德成赴
援聲勢稍振賊復乞降以緩我師而乘間襲猛卯城副
將哈國興救之與土司拒守八晝夜援兵始至賊潰走
而烏爾登額軍不策應故賊得浮猛卯江而逸時三十
二年正月也楊廷璋至軍見賊事未易竣遂奏言應琚
病已痊臣謹歸粵上召廷璋還京師時賊入關侵掠應

聖正言 卷六 三
瑒皆不以聞。但言朱崙等殺賊萬人，戮其大頭目於猛
卯。上視所進地圖，疑賊既屢敗，何以尙踞內土。司
境會傳靈安奏趙宏榜朱崙失地退守，李時升未臨行
陣，應瑒亦劾總兵劉德成、烏爾登額逗留貽誤。先後逮
治，並論死。詔明瑞以將軍兼雲貴總督，明瑞在伊犁未
至，先以鄂寧代之。鄂寧奏言：「上年九龍江外官兵夫役
馬匹瘴死過半，今正瘴興之時，而湯聘奏稱嚴飭將士
刻日進剿，其將誰欺？」並奏應瑒貪功啟釁，掩敗爲捷，不
令傳靈安與聞邊務，及抑諱陣亡將吏各狀。應瑒恐，乃
奏請是秋大舉征緬，調兵五萬，五路並進。兼諭暹羅。

夾攻

上下其議，廷臣皆斥之。詔逮應瑒，至京賜死。

時楊寧駐軍木邦，餉道爲賊所斷，潰還滿河。總兵索柱
等亡其印綬，明瑞以聞。楊寧亦被逮。詔發滿洲兵三千
及雲貴四川兵二萬餘，大舉征緬。明瑞由木邦，孟良攻
東路爲正兵，參贊額爾景額及提督譚五格由孟密出
新街水路，約會于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啟行，連旬雨
潦，又負糧以牛，不能速。至芒市，易溼糧以行。會參贊額
爾景額病卒，以額爾登額代之。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
越八日整隊至木邦，守賊望風先遁，獲其糧，留參贊珠
魯訥按察使楊重英以兵五千守之。通餉道，明瑞自率

兵萬二千爲浮橋渡錫箔江。緬素不養兵，有事則徵兵于所屬土司。惟阿瓦蓄勝兵萬人，每戰則令土司濮夷居前，勝兵督其後。又以騎兵爲兩翼，戰既合，則兩翼分繞而進，度未可勝，則急樹柵自環而發，連環鎗礮蔽之。比煙開，則柵已立，入而拒守。其兵法皆如此。至是，若守天生橋南岸，我師遠淺渡而潰之。數日至蠻結，賊軍二萬立十六柵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摩衆先據山左，哈國興等三路登山俯薄之一，呼直偏其壘，黔兵十餘踊而入，衆乘之。賊披靡，遂拔其柵，復連破三壘。而十二壘之賊皆宵遁，大獲糧械。軍聲大振，捷聞。詔封明瑞、誠、嘉

毅勇公。以所襲侯子其弟然夷境益峭險，馬乏草，牛蹄途，賊燒積貯空村，若無糧可掠。進至象孔，迷失道。明瑞度不能至阿瓦，念北路軍約由孟密入其地，近孟籠有緬屯糧，且可冀與北路軍會合。乃議向孟籠，果大獲糧。時軍已深入二千餘里，會歲除，而孟密北路之師無消息。諜報大山波竜多積穀，復議取道大山土司向木邦。以歸盡焚孟籠餘糧。緬自去冬象孔改道後，獲我病卒，知我軍糧盡，不向阿瓦，卽悉衆來追我軍。且戰且行，每日先以一軍拒敵，卽以一軍退至數里外，成列待軍。至則成列者復迎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興更番殿後，步

聖武記 卷六
步爲營每日行不三十里自象孔至小猛育二千餘里之地凡六十日而後至其中又有蠻化之捷時我軍營山巔賊卽營于山半明瑞以賊輕我甚不可不痛創也時賊識我軍號每晨我軍吹波倫者三而起行則賊亦起而追我次日五鼓復吹波倫三我軍盡出營伏箐以待賊聞波倫聲爭上山來追萬槍突出四面霆偏賊無走路潰墜者趾頂相籍坑谷皆滿殺賊四千餘自是每夜遙屯二十餘里外不敢近明瑞休軍蠻化數日取所得牛馬犒士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于要路得波竜人引以閒道由桂家銀厰舊址而出會賊之分路襲木

邦者斷汲道及餉運已潰我木邦之師戕珠魯訥執楊重英于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孟密也中途阻于老官屯之賊頓兵月餘 上以明瑞久絕軍報趣額爾登額移師援之于是老官屯之賊亦至明瑞行抵小猛育賊已壘集數萬我軍尙分七營距宛頂糧臺二百里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明瑞乃令軍士乘夜出度皆得以自達而自與諸領隊大臣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率親兵數百斷後及晨血戰萬賊中無不一當百俄領隊大臣札拉豐阿中鎗死巴圖魯侍衛皆散明瑞觀音保死之二月十日也事聞 上以額爾登額擁

重兵既不能進取孟密以赴將軍之約及退軍旱塔聞木邦告急可由旱塔閒道往援總督鄂寧駐永昌七檄不應領隊侍衛海蘭察自請往援亦不許翻迂道回銅摩關內致木邦參贊之師潰于賊而于內地積餉之宛頂數程可達者又繞道行至半月致旱塔之賊皆萃大營而將軍復陷于賊情罪重大逮至京磔之并斬提督譚五格于市是爲征緬前一役武進趙翼曰方明將軍之自緬退師也賊隨處可調兵而我無後繼賊隨處可取糧而我無續運賊以一象馱一礮而我則兵械火具日少一日當戰苦時槍礮聲如百萬爆竹同時迸裂對

面不聞人語也然六十餘日中未嘗一敗其中又有蠻化之大捷明瑞每晨起卽躬自督戰且戰且徹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一臠猶與帳下親兵共之所將皆飢疲創殘之餘明瑞體卹備至有傷病者令土練昇以行不忍棄故雖極困憊無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瓦未破懼無以返命雖 上有全師速出之 旨而路阻不得達故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育距宛頂不過三百里度將士皆可自達然後自以身殉方軍勢日蹙時謂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

正欲賊知我。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孤軍援絕，無一人不盡力。庶賊知所畏憚，而後來亦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慷慨徒死者可同日語矣。然明瑞雖死，緬人不知，餘威猶震。四月中，即歸俘卒賈貝葉書求和。時兩阿公皆為將軍，同在一營。余忝參戎幕，距將軍殉節時不過數月。滇民及從征軍士言及將軍，無不墮淚者。其得人心，雖古名將不能過也。惜將軍已沒，戰別不及上聞，天下無由知悲夫悲夫。

乾隆征緬甸記下

明瑞之死也，緬人不知，餘威猶震。緬懼再討，五月，縱所獲卒許爾功等八人，持貝葉書，附以楊重英之書及木邦頭目苗溫之書，乞罷兵。其緬書云：暹羅國得楞國，得懷國，白古國，一勘國，罕紀國，結步國，大耳國，及金銀寶石，厥飛刀飛馬飛人，有福好善之王，殿下掌事官拜書，領兵元師昔吳尙賢至阿瓦，敬述。大皇帝仁慈樂善，我緬王用是具禮致貢，蒙賜緞帛玉器，自是商旅相通，初無仇隙。近因木邦蠻暮土司從中播弄，與兵爭戰，致彼此損傷人馬，今特投文敘明顛末，請循古禮，貢賜。

往來永息干戈副將軍果毅公阿里袞以聞 上以
明瑞軍入關者尙逾萬所喪亡不過十之一二然將帥
親臣皆捐軀而緬夷求款未親遣頭目非大舉無以雪
忠憤命絕之勿報命大學士恒經略阿桂阿里袞皆爲
副將軍明德爲總督哈國興提督上以旗兵之從明瑞
者久勞苦召回京別選索倫吉林兵四千健銳火器營
一千合以荊州成都駐防兵五千十一月副將軍阿桂
軍適有陷賊守備程轍密書至言緬方與暹羅仇殺
可約以夾攻也阿桂奏言約暹羅必經緬地若由廣東
往則遠隔重洋軍期難必 詔兩廣總督李侍堯訪

察侍堯奏言暹羅被緬殘破國地爲土酋割據由是用
暹羅之議遂寢二十四年二月經略傅恒發京師

上御太和殿授之敕印四月朔經略至永昌騰越議進
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沙江之西若由東路錫箔江
進則阿瓦仍隔江外乃議大軍從金沙江上游之戛鳩
江亦曰蘭鳩江亦曰檳榔江經孟拱孟養兩土司地陸行直擣阿瓦
偏師卽由東岸夾江而下進取孟密而造舟于蠻暮以
通兩軍聲勢乃遣哈國興等率兵三千及湖廣造船工
匠出銅壁關野牛壩造戰艘是役合滿漢精銳數萬馬
騾六萬餘匹益以四川工呪術之刺麻京城之神機火

器河南之火箭四川之九節銅礮湖南之鐵鹿子廣東之阿魏及在滇製造之軍裝藥械皆刻期雲集時距霜降尙早經略急于出師謂師老則氣懈不如及其銳用之且出緬不備遂以七月二十日經略祭纛啟行渡戛鳩江而西孟拱孟養各獻馴象四牛百頭糧數百石緬方秋成刈穫未暇集兵又孟拱孟養非其腹地故厯二千里皆不血刃而士馬觸暑雨已多僵病又道路不習難深入惟阿桂東路軍萬餘新從虎踞關出精銳可用會九月下旬蠻暮野牛壩所造戰艦成閩粵水師亦集乃議兩軍并歸一路乃遣伊勒圖以兵二千迎經略軍

經略耀兵諸土司地而還亦以十月朔渡江抵蠻莫由蠻暮江出金沙江賊已列舟扼江口水陸來犯一軍營江灘二軍分據兩岸哈國興將水兵阿桂阿里衮各將陸兵分趨兩岸東岸陸賊先至阿桂令步兵矢銃雨發而勁騎左右衝入賊大潰哈國興及海蘭察率舟師乘上游上風蹙之賊舟自相撞擊殺溺數千江水爲赤阿里衮亦敗西岸之賊三路皆捷而經略及阿里衮已病諸將議不向阿瓦惟老官屯有賊壘爲前歲額爾登額頓兵處欲取之以葺事老官屯臨大金沙江賊分扼江之東西而我師偪其東寨寨據大坡周二里迤邐插于

江柵皆鉅木入土甚深外周以三濠濠外又橫臥大樹
銳其枝末外向此緬夷拒敵之長技也我軍先築土臺
以大礮擊之遇木輒洞而柵不塌偶折輒補又屬生革
爲長繩鉤之力急繩輒斷乃伐箐中數百丈老籐夜往
鉤其柵役數千指曳之爲賊斧斷經略又命火攻先爲
捍牌禦鎗礮衆挾膏薪隨之百牌齊進踰濠抵柵而江
自四更霧起迄平旦始息柵木沾潤不能熬兼值反風
遂卻最後穴地道窖藥轟之柵突高起丈餘賊號駭震
天我軍皆挺刃以待俄柵忽落平又起又落者三不復
動蓋柵坡迤下而地道平進故上厚不能迸裂也然賊

自是震懼柵有水門通江阿桂又撥戰艦越柵截其西
岸應援之賊賊帥乃遣人立柵上遞緬文請結幕兩軍
適中地親來議款明日復以其酋孟駁書至阿桂集諸
將議進止皆憚水土瘴癘爭願罷兵乃令明亮哈國興
海蘭察等往會其十三頭目責以進表納貢歸逃人反
土司侵地緬則欲我歸其木邦孟養孟拱三土司議未
決賊帥左顧而去哈國興單騎入其柵獨與賊帥定議
而還時阿里衮已卒於軍經略又病足退居銅壁關
上以大軍再舉再破賊已足張國威不忍將士久冒
瘴癘諭經略班師于是緬酋遣使十四人賫貝葉書詣

聖正言 卷六 三
經略饋獻方物自陳請入貢遂焚舟鎔大礮班師共糜
餉銀千有三百萬遷大邦孟拱蠻暮三土司于關內分
置大理蒙化寧洱而空關外地留副將軍阿桂于雲南
緬旋以三土司未歸不肯入貢亦不還所羈官兵論者
謂新街江口順流六日可至阿瓦使舍戛鳩江之行程
與攻老官屯之日力以擣阿瓦有餘劉綎白文選再攻
阿瓦皆輒破非堅城也卽爲城下之盟而還亦必能制
其死命稱臣請貢無反側若老官屯偏在東岸止需留
偏師羈縻之非能阻我遠進此與唐太宗頓兵安市城
不直趨平壤者何異是役以出師過早失天時以頓兵

堅壘失地利以多調客兵少募土勇失選士亦小夷氣
數未燭天姑少延之歟水道提綱曰雲南通緬甸諸夷
水路惟知有金沙江可通大舟
不知潞江車里一派可通羅古瀾滄鎗窰一派可通八
百交趾皆可舟可航之水經理南夷者不可不講北也
三十五年經略還朝卽病卒鄂寧亦卒于永昌老官屯
目移書索木邦蠻莫孟拱三土司阿桂遣都司蘇爾相
賞檄答之復被留 上以緬負險知我師限于天時
地利故敢倔強三十六年 敕阿桂於秋冬酌遣偏
師擾之阿桂奏言蠻暮木邦孟密三土司外始爲緬地
距邊已二千餘里偏師不可深入若出近邊則所殲乃
野人濮夷與緬無損不如休息數年外約暹羅同時大

舉。上以大舉非計，乃罷阿桂，以溫福代之。明年金川反，溫福、阿桂皆赴四川，而緬亦方南。西用兵，暹羅于是暹羅滅于緬。三十八年，緬日得魯蘊，至老官屯，請如前約，遣孟迺等入關，議中國方急，金川不暇問。緬酋孟駁旋死，子贅角牙立。四十一年，兩金川平，緬懼請入貢，願出楊重英、蘇爾相，求開關互市。明年，出蘇爾相，而楊重英不至。大學士阿桂、李侍堯赴滇，勘邊界，益兵備。四十七年，其酋孟魯殺贅角牙而自立，國人又殺孟魯而立孟雲。孟雲者，雍籍牙季子，少爲僧。前此兵燹，皆未預聞也。而值暹羅之難，乃思附中國。暹羅者，居緬西南海

與緬世仇。緬酋孟駁于乾隆二十六年滅之，而緬自連年抗中國，後耗費不貲。又其土產木、棉、象牙、蘇木、翡翠、碧礪、玳瑁及海口洋貨、波龍、廠銅，恃雲南官商采買者，皆閉關罷市。緬加戍東北，而力戰東南，其用日絀。旣并暹羅，徵取無菽。乾隆四十三年，暹羅遺民憤緬無道，推其遺臣鄭昭爲主，起兵盡復舊封。又興師侵緬地，于四十六年航海來貢，告捷。朝廷不使，亦不止也。至是，昭

子華嗣立，亦材武。緬酋孟雲不能支，乃東徙居蠻得。五十一年，詔封華暹羅國王。于是緬益懼。五十三年，由木邦齎金葉表、金塔一、馴象八，及寶石、番毯等款關。

求貢并歸楊重英等表言已嗣國家深知孟駁父子前罪久欲進貢因暹羅侵擾是以稽遲乃諭暹羅罷

兵五十五年遣使賀八旬萬壽乞賜封並乞開關

市許之遣使賜敕印封為緬甸國王定十年一貢嘉慶

十年秋暹羅貢表又言方出師攻緬獲捷復頒敕

諭解之是冬緬甸叩關求入貢疆吏以非貢期卻之而

西南邊自是無緬患奉貢不絕

臣源曰蠻夷之性畏威甚于懷德畏沿邊土勇甚于官

兵畏鄰部之強又甚于畏中國其巢穴僻處海濱中國

孟冬出師仲春避瘴當返勢難以五月之久犁數千里

之庭故夜郎倔強悉索徹賦以奮螳臂之拒一聞兩金

川滅而震疊求貢再暹羅封而稽首請臣三聞暹羅

見親于中國且非貢期而貢媚蓋前明萬厯中滇撫陳

用賓嘗約暹羅夾攻江其國幾覆李定國又嘗約暹羅

古刺將夾攻緬是其復弓覆車之戒震鄰切膚之災于

以知暹羅之大可用也次則騰越野人亦平緬勁旅彼

其水土氣力皆同非若中國之限于險遠又暹羅景邁

皆緬世仇誠能水陸並舉新街則以野人土兵為前驅

海道則以暹羅景邁為犄角使首尾不顧必可一舉殄

滅鄂爾泰不知用景邁去緬所忌始偃蹇於南徼劉藻

不知用桂家及茂隆廠而緬遂駸淫于近塞及阿桂久
習滇事思用暹羅而又值朝廷厭兵之時孫士毅
復不知用暹羅而失安南於垂得用兵者其可不中賊
所忌馭夷者其可不衆建而分其勢哉且萬歷中滇人
又嘗用孟養制緬矣孟養斷緬餉道緬酋一軍飢困垂
斃止待滇兵二千塞隴川之路而巡撫王凝檄止之使
賊得外援間道逸去致孟養反并于緬緬遂尾大不掉
夫字小者大國之仁伐交者上兵之智臣是以反復于
前代以蠻攻蠻之成效而知刺虎持鵠功在乘時固不
在勤天下之力以求之也

入緬路程

見師範
滇繫

由騰越州城南六十里爲曩宋爲南甸土司故爲
府由南甸左行六十里爲龍抱樹又五十里爲杉
木籠山山之險者也又三十里爲蠻隴又六十里
爲隴川土司又四十里爲邦中山又一百里爲猛
卯土司凡四百五十里自南甸右行二十里至沙
冲二十里至猛宋五十里至黃陵崗五十里至于
崖土司八十里至蓋達土司三十里至太平街又
自翁輪三十里至銅壁關凡三百五十里此自騰
越州南分左右之里數也自隴川八十里至腊撒

土司戶撒在其北三十里自腊撒至鐵壁關八十里由鐵壁而左二十里至蠻等七十里至虎踞關又五十里至南喜三十里至等拐又十里至天馬關此境內南行之里數也至於臨夷之路則有五
一自騰北道四程至茶山界自騰西道八程至里麻界十程抵孟養境一自州南一程至南甸二程至千崖四程至蓋達蠻哈山十程由蠻暮至猛密二十七程至緬甸二千里有奇至南海一自騰南一程至南甸四程至隴川自隴川西南又十程至猛密轉達緬自隴川東道又十程至木邦轉達景

線國一自馬東南道二程至蒲窩二程至芒市轉達鎮康舊謂古臨夷之路皆撫剿所必由惟茶山而西號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難於舟筏而茶山里麻前明設有兩長官司明季時爲野人所驅奔入內地今尚有早土司後裔已爲齊民其地閉塞不通久矣至阿瓦之道出銅壁鐵壁虎踞三關皆可乘船赴緬惟孟卯出天馬關陸路多於水道前用兵時密探其路自大馬關五十里而小濫又五十里而薨布三十里而猛卡四十里而蠻空四十五里而猛老四十里而猛勒四十五里而蠻

黑六十里而猛密土司三十里而布亞七十里而章谷洞三十里而泥孤凡五百九十五里然後下船兩日卽抵阿瓦。歷彥得上漿謬直埤至阿瓦約三百里計天馬關至阿瓦水陸兼行不過九百里耳。而明將軍征緬由木邦出天生橋取宋寨其地散漫小徑叢出深入無繼必至潰散。傅經略由萬仞關四十里歷猛弄蠻理止丹來戛南蓋河又三十里出戛鳩江江十里蠻乃三十里蠻赧又三十里麻里而至猛拱百五十里南烏賴三十五里沙河三十里深溝又六十里而至孟養其地至阿瓦

甚遠且路徑一小熟炎天瘴盛因回師而駐老官屯其路則出鐵壁關五十里而至猛卡又五十里而至楞木又十里而至洗怕河歷猛允猛曠而至新街趙宏榜所敗績處也南行卽爲老官屯臨大金沙江賊分扼江之東西我軍偪其東寨而駐故有造船之議謂元人征緬以此取勝也要在熟悉地勢多集兵力出其不意耳緬人善於操舟舟之頭尾多置西洋大礮施轉如飛趙宏榜新街之敗爲其礮所擊潰又提督常青言三十四年駐兵江岸時月夜見江中出數象象背載數十人逆流起伏

甚捷水中用象載戰兵古所未聞并志之以諗知兵者

國史館郭世勳傳乾隆五十五年暹羅國王鄭華表稱乾隆三十一年被烏土國搆兵圍城國君被陷其父鄭昭克復舊基僅十分之六其舊地丹著氏麻叨塗懷三城尙被古踞請勅令烏土割回三城
詔以烏土即緬甸國別名前此緬酋孟駁與暹羅詔氏搆兵非新王孟隕之事今緬甸已易世暹羅且易姓何得土煩
天朝追索侵地命兩廣總督郭世勳檄諭止之源案謝清高海錄稱暹羅東境滿刺加之北爲烏土
國與東印廣接界即緬甸也

乾隆征撫安南記

黎氏自明以來世王安南順治十六年 王師定雲南國王黎維禔遣使至軍康熙五年繳所受明桂王勅印 詔封維禔安南國王時莫元清尙據高平亦受都統使職屢搆兵六年黎維禔襲奪高平莫元清率三千口走雲南七年 朝廷諭黎氏以高平泗州還元清十三年吳三桂叛維禔復乘間攻取高平於是安南盡歸黎氏自後請六年兩貢並進六傳至維禔而有阮氏之亂初明嘉靖中安南爲莫登庸所篡國王黎維讓走保清華至孫維潭起兵破莫復國實其臣鄭憶阮口

之力世爲左右輔政後右輔政鄭氏乘阮死幼孤兼攝左輔政專國事而出阮氏于順化號廣南王由是阮鄭世仇構兵及黎維禎權益下移僅守府棟遂殺世子據金印有篡志而忌廣南之強乃誘其土酋阮岳阮惠共攻滅廣南王于富春阮惠自爲泰德王鄭棟自爲鄭靖王兩並抗黎王無如何也安南所都曰東京卽交州唐都護治所而以廣南順化二道爲西京卽古日南九真地中隔海口世爲廣南阮氏割據兵強於安南乾隆五十有一年鄭棟死子鄭宗鄭幹內鬩幹遣其臣貢整請廣南兵以滅宗于是阮氏復專國黎維禎犒以兩郡且

妻以女明年維禎卒嗣孫維祁立阮惠盡取象載珍寶歸廣南使貢整留鎮都城貢整思扶黎拒阮乃以王命率兵奪回象五十而阮岳亦於廣南要奪其輜重阮惠歸治城池于富春壘而使其將阮任以兵數萬攻貢整于國都整戰死維祁出亡阮任遂據東京四守險要亦有自王志五十三年夏阮惠復以兵誅阮任于黎京而請維祁復位維祁知其叵測不敢出惠知民心不附盡毀王宮挾子女玉帛舟回富春留兵三千守黎京有高平府督阮輝宿者扈嗣孫母妻宗族二百口由高平登舟遠遁至博滄溪河廣西太平府龍州邊也冒死涉水

登北岸其不及渡河者盡為南岸追兵所害兩廣總督孫士毅廣西巡撫孫永清先後以聞且言推固子奪惟上所命上以黎氏守藩奉貢百餘年不脣乘危利其土地宜出師問罪以興滅繼絕先置其家於南寧府遣其陪臣黎侗阮廷枚等回國密報嗣孫安南地東距海西接老撾南與占城隔海北連廣西雲南東西千有七百餘里南北二千有八百里有五十二府其十二府為土司所居實止四十府共分十三道此時未陷者清華道四府十五縣宣光道三州一縣興化道十州二縣又上路未陷下路已陷者安道四府十二縣山西道五

府二十四縣京北道四府二十縣太原道三州八縣其上路已陷下路未陷者山南道九府三十六縣海陽道四府十九縣惟廣南順化二道本阮酋巢穴又據高平一府諒山一府七縣二道以捍遏內地上命孫士毅移檄安南各路示以順逆早反正時維那弟維袖維祉皆出避難維袖死宣光城維祉由京北波蓬廠來投孫士毅以維祉有才氣欲令權攝國事上慮其兄弟日後嫌疑不許乃令土田州岑宜棟護維祉出口號召義兵會阮廷枚等以嗣孫復書至乞轉奏于是安南國土司及未陷各州官民爭縛偽黨獻地圖又關外各廠義

勇數萬皆乞餉團練請爲嚮導時阮惠兄弟亦啟關請貢以其國臣民表至言黎維祁不知存亡請立故王維禡之子翁皇司維謹主國事并迎其母妃回國上知阮惠欺維禡愚懦易與狡計緩師令孫士毅嚴斥之安南進兵路三一出廣西鎮南關爲正道一由廣東欽州泛海過烏雷山至安南海東府爲唐以前舟師之道一由雲南蒙自縣蓮花灘陸行至安南之洮江乃明沐晟出師之道孫士毅及提督許世亨率兩廣兵一萬出關以八千直擣王京以二千駐諒山爲聲援其雲南提督烏大經以兵八千取道開化廳之馬白關踰咒河入

交趾界千有百里而至宣化鎮較沐晟舊路稍近雲貴總督富綱請行上以一軍不可二帥令駐邊外都

竜餉運十月末粵師出鎮南關詔以安南亂後勞瘠不堪供億其運餉內地滇粵兩路設臺站七十餘所

王師所過秋毫無擾孫士毅許世亨由諒山分路

進諒山即宋廣州狄青奪崑崙關處也總兵尙維昇副將慶成率廣西兵

總兵張朝龍李化龍率廣東兵時各土兵義勇隨行聲言大兵數十萬各守隘賊望風奔遁惟扼三江之險以拒十一月十三日尙維昇慶成以兵千餘五鼓抵壽昌江賊退保南岸我兵乘之浮橋斷皆超筏直上賊霧中

聖武記 卷六
自相格殺我兵遂盡渡大蹂大膊張朝龍亦破賊柱石十五日進軍市球江江濶且南岸依山高於北岸賊據險列礮我師不能結筏諸將以江勢繚曲賊望不及遠乃陽運竹木造浮橋示必渡而潛兵二千於上游二十里溜緩處小舟宵濟十七日我師乘筏薄岸相持正急適上游兵已繞出其背乘高大呼下擊聲震山谷賊不知王師何自降瓦解潰北十九日薄富良江江卽在國門外賊盡伐沿江竹木斂舟泊對岸然遙望其陣不整知衆無固志乃覓遠岸小舟載兵百餘夜至江心奪其戰艦一遂載兵二百餘許世亨親帥之渡江復奪小舟

三十餘更番渡兵二千分擣賊營賊昏夜不辨多寡大潰焚其十餘艘獲總兵侯伯數十黎明我師畢濟黎氏宗族百姓出迎伏道左孫士毅許世亨入城宣慰而出城環土壘高不數尺上植叢竹內有磚城二則國王所居宮室蕩盡而黎維祁匿民村是夜二鼓始出詣營見孫士毅九頓首謝捷聞初王師之出也 上慮事成後册封往反稽時致王師久暴露于外先命禮部鑄印內閣撰册郵寄軍前孫士毅遂以二十二日宣 詔册封黎維祁安南國王並馳報孫永清歸其家屬維祁表謝請于乾隆五十五年詣京祝八旬萬壽 詔俟

安南全定維祁能自立許來朝是役也乘思黎之舊民與各廠之義勇先驅鄉導又許世亨二張等皆新自臺灣立功之戰將故得以萬餘兵長驅深入不匝月而克復國都其雲南烏大經之兵尙未至也

詔封士毅

一等謀勇公許世亨一等子諸將士賞賚有差時阮惠已遁還巢穴孫士毅謀造船追討孫永清奏言廣南距黎都又二千里用兵萬人設糧站卽需運夫十萬與鎮南關至黎城等上以安南殘破空虛且黎氏屢世孱弱興廢未嘗非運數旣道遠餉艱無曠日老師代其搜捕理

詔卽班師入關而孫士毅貪俘阮爲功師

不卽班又輕敵不設備散遣士兵義勇懸軍黎城月餘阮氏謀知虛實於歲暮傾巢再舉襲國都而我師方信其來降之誑詞晏然不知也明年正月朔軍中置酒張樂夜忽報阮兵大至始倉皇禦敵賊皆象載大礮衝陣我師衆寡不敵黑夜自相蹂躪黎維祁挈家先遁滇師聞礮聲震天亦退走孫士毅奪渡富良江卽斬浮橋以斷後由是在南岸之軍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以下官兵夫役萬餘皆擠溺死焉士毅走回鎮南關盡焚弃關外糧械火藥數十萬士馬還者不及一半其雲南之師以黎臣黃文通嚮導得全返黎維祁母子復來投奏

聞 上以士毅不早班師且阮惠已敗復來必非旦夕所能糾合何漫無籌備致挫國威損將士命禡職來京待罪以福安康代之阮惠既踞安南自知賈禍大懼王師再討又方與暹羅構兵恐暹羅乘其後敏關謝罪乞降改名阮光平明史安南國王皆有二名事中國列表奏遣其兄子光顯賚表人貢言守廣南已九世與安國敵國非君臣且蠻觸自爭非敢抗中國請來年親覲京師并願立廟國中祀死綬將士又聞暹羅貢使將入京恐媒孽其短乞 天朝勿聽其言福康安先後以聞 上以維祁再奔其國并冊印不能守是天厭黎氏不能存立而

阮光平既請親覲非前代莫黎僅貢代身金人之比且安南自五季以來曲矯吳丁李陳黎莫互相吞噉前代曾郡縣其地反側無常不足厯南顧之憂乃允其請其黎維祁賞三品銜編旗安置京師五十五年阮光平來朝祝釐宴熱河山莊班親王下郡王上賜冠帶受封歸次年擊敗黎維祉及萬象國之師來獻捷五十七年三月卒子阮光纘嗣立年十有五 上以阮邦新造人心未定且阮岳尙在廣南吳文楚久握兵柄主少國疑防有變動特調福康安雲貴總督備邊又遣按察使成林諭祭並密偵其國成林旋以國事掬定聞乃止初阮

氏世王廣南以順化港為門戶與占城暹羅皆接壤西
南瀕海有商船飄入港者非西風不得出輒沒入其貨
即中國商船偶入亦倍稅其半故紅毛暹羅占城諸國
商船皆以近廣南界為戒阮光平父子以兵篡國國用
虛耗商船不至乃遣烏艚船百餘總兵十二以採辦軍
餉為名多招中國沿海亡命啗以官爵資以船械使嚮
導入寇閩粵江浙嘉慶初各省奏禽海盜屢有安南兵
將及總兵封爵勅印 詔移咨安南尚不謂國王預
知也暹羅既與廣南積怨會黎氏甥農耐王阮福映者
本名種此奔暹羅暹羅妻以女弟助之兵克復農耐勢
其改名

日強號舊阮屢與新阮戰奪其富春舊都嘉慶九年兩
廣總督倭什
布奏言安南夷艇由順化港而入瓊州洋面緣順化為
安南富春門戶富春其國都也案此乃西都非東都
并縛獻海賊莫扶觀等皆中國奸民受安南東海王及
總兵偽職又上其攻克富春時所獲阮光纘封冊金印
是為嘉慶四年 詔以阮氏父子臣事 天朝乃
招納叛亡藪奸誨盜負恩莫大今國都冊印不保滅亡
已在旦夕足徵傾覆之不爽其命兩廣總督吉慶赴鎮
南關勒兵備邊俟阮福映攻復安南全境以聞七年十
二月阮福映滅安南遣使入貢備陳搆兵始末為先世黎
氏復讎其舊封農耐本古越裳之地案明史占城老撾
者古越裳地則農

耐當與接壤
在廣南之西

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

詔封越南國王初乾隆五十四年黎維祜之安置京師也其舊臣黎何等四人堅不薙髮易衣冠且言國王弟維祉與其宗黨舊臣屯聚自保義師甚衆欲出關圖恢復上以阮光平既歸順錫封無更張理而黎何等流離播遷不以盛衰爲去就尙忠于所事特勅阮光平送出黎維祜妻妾弟妹毋俾失所事未行及嘉慶七年阮光纘滅于是詔黎臣懷故土者隨黎維祜遺櫬歸國蓋新阮篡黎十餘年而復滅于舊阮今修職貢者非復前日阮氏云初安南惡西洋之鴉片烟天主教

久絕其廣南市舶及是英吉利駐印度兵酋聞阮邦新造豐可乘乃以兵艦十餘駛入富良江口安南人盡斂舟藏內港數百里無一人直抵東都夜忽小舟百十出下游內港乘風潮火攻之英夷無走路先入七艘燼焉其海口餘艘駭遁無顏返國乃順抵廣東圖占澳門不果而去卽嘉慶十三年吳熊光督粵時事

臣源曰安南形勢西都強于東都故陳莫黎阮迭興皆先據廣南順化者勝方大兵之東征也正兵由廣西直趨東都其奇兵當由雲南孟氏土司趨安南水尾州約暹羅夾攻廣南覆其西都則阮光平走必成禽而無後

患用兵可不明地利哉。烏艚艇匪入盜中國，亦屢挫于
 閩浙，碎于風颶，不及西洋夾板船遠甚，而能兩殲英夷。
 窺伺之艘者，皆縱敵入港，設伏火攻，固知正不如奇力。
 不關智禦海口，不若禦內河也。必欲洋砲洋艘始足制
 西洋，其不為安南所笑者，幾希如欲調札船以馳逐外
 洋，或必守海口而不許闖入，其又不為安南所笑者，幾希。

可一統志曰：入交道三，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
 雲南。由廣東則用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東道
 宋行之雲南，道明始開。廣西亦分為三：從憑祥川
 入者，由州南關隘，一日至交之文淵州，坡壘驛復
 經脫朗州北，一日至諒山府，又一日至溫州之北
 險徑，半日至鬼關，又一日經溫州之南，新麗村一
 日至保祿縣，半日至昌江，又一日至安越縣，南市
 橋江下流北岸，一道由思明府入，過摩天嶺，一日

至思陵州，過辦強隘，一日至祿平州，州西有路，中
 日半至諒山府，若從東行，過千里，江此永樂中
 黎季犛堰之以拒王師，後偵知其偃處，乃決之以
 濟師。又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洞山路
 險惡，又一日半至安博州，又一日半過耗軍洞山路
 祿縣亦渡昌江，北岸一道入諒山府，亦一日至安越縣
 之南，市橋江北岸，各與前道會，其自龍州入者，一
 日南至平爾隘，又一日至文淵州，二日南至文淵州
 社又分為二道，一由文淵州至文淵州，二日南至文淵州
 山徑鬼門關，平地四十里，渡昌江，上源徑右隴縣北
 南沿江南岸而下，一日至武岸州，中市橋江北岸，一
 又一日亦至安越縣，中市橋江北岸，二日南至文淵州
 茄社西一日半，經武岸州，中市橋江北岸，二日南至文淵州
 地又一日半，經武岸州，中市橋江北岸，二日南至文淵州
 岸市橋江在安越縣境，中市橋江北岸，二日南至文淵州
 處隨處皆可，濟師一日至武岸州，中市橋江北岸，二日南至文淵州
 等縣渡富良江，以入交州，雲南亦有二道，其一由
 由蒙白經蓮花灘，入交州，雲南亦有二道，其一由
 洮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
 五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二日至清波

縣又三日至臨洮府洮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為
宣化江南為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三日山
圍縣又二日至興化府即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
至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流江
其一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流江
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化州又二日至源州又
府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化州又二日至源州又
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平夷乃大道也若廣東海
道自廉州烏雷山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
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山一日至永安
州白龍尾二日至玉山門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
一府海東二日至經熟社有石隄陳氏所築以禦
東兵者又一日至塗山海口經天遠巡司南至安
元海陽府又南至塗山海口經天遠巡司南至安
支海口又交州自白藤海口又南至塗山海口各
至海口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
陽海口而人者則經安陽縣至荆門府亦至黃徑
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者
則取古齋又取古陽孫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

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漁海口而入者
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湖洪江至快州經鹹
子關以入多漁南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與
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海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
之大略也交州之東有海陽荆門南策上洪下洪
順安快州等府去海頗遠各有支港穿達迤邐數
百里大艦不能入故交人
多平底淺舟以便入港云

皇元詩

卷二

四

